

東北抗日聯軍

十四年苦鬥簡史





爲了紀念，

被反動的特務份子，所暗殺的民族英雄李兆麟（張壽鰲）將軍。
和抗聯、抗救、在東北抗戰中，所犧牲的先烈們。

目錄

二

卷頭語	一
紀念東北抗日聯軍	三
露營之歌	六
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苦鬥簡史	七
東北抗日聯軍是如何地產生	九
東北抗聯各軍的組織、活動和變遷的情形	一四
抗日聯軍的三個路軍之形成及其活動情形	三四
幾個使我永遠不能忘掉的人	四七
結東語	五七
東北過去抗日歷史與目前情形（抗聯第一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將軍談）	五九
東北抗聯中領導者之一——張壽鏗（李兆麟）	六八
東北抗聯中領導者之一——于天放	七七
背陰河車站的殺人工廠	八二
東北抗聯十四年苦鬥簡史之後記	八八

卷 頭 語

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抗日聯軍及抗日救國會的活動，是幾乎普遍了全東北，在山野，森林，鄉村，城市，監獄，苦工營中……幾乎每一角落都有他們的踪跡，十四年中，他們的游擊戰爭，地下活動是沒有停頓過。雖然敵人殘酷地『進攻』『討伐』『追躡』『檢舉』『非刑拷打，屠殺，血洗，然而他們仍舊率領着東北苦難的同胞，前仆後繼，再接再厲的英勇抗爭。烈士們殷紅的血跡，在松花江岸，關東平原仍然到處斑斕，他們的忠魂縈繞着長白山巔，與安森林，這個東北人民之光榮，我們是永遠不會也不能遺忘的，我們的歷史任務，是要把這個光榮，載在偉大中國人民英勇抗日開爭的史冊上，使之留下痕跡，以誌紀念，以教後人，因此決定了着手編輯這部東北抗聯抗救十四年苦鬥集第一集。

我個人雖然十四年中曾不間斷地參加了抗聯和抗救的活動，但是所知道的還是很少的一部份，例如我在寫『東北抗聯十四年苦鬥簡史』一文中，因為我親身參加了抗聯三路軍，所以對抗聯三路軍就寫得較多些，而一二路軍則寫得較少，對於抗救的活動則更少了，而且在當時嚴重的環境下，也不容許知道得更多些。關於周保中及王明貴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們烈士們的傳略，沒有能寫容於『集』中補寫。

在艱苦的鬪爭中，抗聯抗救的各種文件，遺物，都已燬滅，遺失，或星散了，年代又久遠，記憶為

難。以前日本特務機關，警察機關，軍事機關，報章雜誌雖有很多記載，文件和證物，但「八一五」事變日寇降伏時，大部份被日寇燬滅，但是如果留意，偶然還能找着一些。

因此，希望苦鬪尚存的抗聯同志，尤其是一二路軍同志，抗救同志，抗聯抗救的遺族，會知道抗聯抗救活動的人們，都要來回憶，多寫作，多搜集，寫苦戰記，苦鬪記，苦囚記，苦刑記，寫烈士傳；搜集抗聯抗救的各種舊文件遺物，日寇的各種記載，文件等。我們要對得起死者，我們無論如何要完成這一巨偉的工作。

我因為事務纏身，不能多寫多作，所以暫時祇能將東北抗聯抗救十四年苦鬪集（卷一）先行付印。計劃是要繼續下去的。

本集中關於東北人民自衛軍的一些稿子，是回答東北抗聯「八一五」事變後幹什麼的問題，所以搜在本冊子裏。

此後，如有關於抗聯抗救的各種寫作，文件遺物等，可以直接送到或寄到哈爾濱日報社內，轉馮仲雲便可，抗屬打聽抗聯抗救人員的消息也可來信，我好答覆。

在編輯本冊時承李凡君很多幫助，和宋玉楠君的作封面特誌感謝。

紀念東北抗日聯軍

李兆麟

「九一八」日本強盜侵略東三省，因為當時中國內外部環境，和其他種種原因就使日本帝國主義無限制的來施行他的血腥恐怖暴行，和無恥欺騙麻醉政策。使多難的東北就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受盡剝削，壓迫。「九一八」事變是日寇侵華的開始。

然而東北人民並未甘心忍受敵人之宰割，並沒有不戰而退，他們採取各種鬪爭形式，來為祖國而戰，為東北人民解放而戰，無論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公開的武裝鬪爭，在監獄中，斷頭台上，苦工營中，在北方嚴寒的原野上，森林中，英勇的血戰中，都表現出東北人民，特別是青年們熱情，愛國，團結，勇敢，忠實，自我犧牲的優良素質，他們從偉大祖國歷史上所灌輸給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把這一個長期的，殘酷的，堅強的，各民族性的鬪爭堅持到祖國光復，東北重新回到中華祖國的懷抱為止。

在中華民族為自己祖國生存而戰的年中，東北人民是與關內同胞不可分離的受到了這一次嚴重的考驗。優秀的炎黃子孫，他們雖然站在公開秘密不同的崗位上，他們雖然彼此相信着，原則上有區別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是他們總是相互息息相通，在監獄中，斷頭台上，苦工營中，戰場上總是把鮮血和熱淚，流着一起，要求祖國獨立自由的呼聲總是同聲一意的。

東北抗日聯軍，它是一貫的表示了這個真理。它就是在民族反日統一戰線基地上，以共產黨爲中心領導，在敵後與國內長期堅苦血戰了十四年，從摩天嶺的巖石上，長白山的巔頂與興安嶺的峯巒間，到處都打擊敵人，宣傳組織人民展開長期喋血戰鬥。他們雖然會受無限犧牲，遭到人間所未受到的苦難，都是矢志忠貞，長期苦鬥。這正是象徵東北人民英雄氣魄，反映着人民堅決鬥爭的意志，同時表明他們是大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東北人民的豪氣。

現在東北人民是解放了。大家都在慶欣着光明的前途，和將要到來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但這十四年來犧牲的東北抗日聯軍烈士們，都存默默無言的枕臥着祖國的芳草，年湮代久，受着苦風淒雨的摧殘。殷紅的血跡已逐漸褪色。遺族孤苦淒離，歷史上的遺跡，將要日漸被人們遺忘了。十四年堅苦鬥爭而幸生人世的將士，雖然現在他們仍然爲祖國的和平統一，民主進步事業而鬥爭着，尙未能得到普遍的瞭解。而過去十四年來，助敵叛國，毒害中國同胞，或在日寇參謀部，特務機關，憲兵隊內，整日計劃，把中華民族解放事業，投入血海中去的大人將軍們，今天，在改頭換面，奔走鑽營，阿諛奉承，建軍參政，大投其機，而未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

前蒙東北行營參謀長董延平將軍和哈爾濱市長楊綽庵先生當面指出「東北抗日聯軍爲國流血的英雄們應載諸史冊，孤兒寡婦應受到撫恤。」之公正意見。因此本人希望政府及各界人士，能對東北抗戰之烈士加以追悼和紀念，孤苦之遺族加以訪問和撫恤，傷殘病廢者，應受到褒揚救濟，繼續爲國國民

族服務者應給與尊重和安置。使東北人民之望，民族之光——東北抗日聯軍之死者有所瞑目，生者有所自容，這是國的責任，這是人民的義務。

三五·一·一·二

露營之歌

李兆麟原作

六

鐵嶺絕巖，林木叢生，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同志們！銳意那怕
松江晚浪生，起來啣！果敢衝鋒，逐日寇，復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湧。

濃蔭蔽天，野花彌漫，濕雲低暗，足濃汗滴氣喘難，煙火沖空起，蚊吮血透衫，兄弟們！鏡泊瀑泉
喚起午夢酣，携手吧！共赴國難，震長纓，縛強奴，山河變，萬里息烽煙。

荒田遍野，白露橫天，野火晶瑩，敵壘頻驚馬不前，草枯金風疾，霜晨火不燃，戰士們！熱忱踏破
興安萬叢山，奮鬥呀！重任在肩，突封鎖，破重圍，曙光至，黑暗一掃完。

朔風怒吼，大雪飛揚，征馬踟躕，冷氣侵人夜難眠，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壯士們！精誠奮發
橫掃嫩江原，偉志兮，何能消滅，團結起，赴國難，破難關，奪回我河山。

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苦鬥簡史

(昔日東北抗聯第三路軍政治委員馮仲雲的記述)

在我們未談到東北抗聯事情以前，首先要說明的，便是東北人民雖然在日本強盜帝國主義統制之下，做了整個十四年的奴隸，可是東北人民並未會完全做了日寇的馴伏的奴隸，也未會去甘心屈辱在他們鐵蹄之下，東北的人民，仍然是我們大中華民族光榮的子孫，所以在一部份不甘受日寇壓迫和搾取的人們，爲了民族的生存，爲了國土的完整，於十四年中，身負着這重大的使命，歷盡了艱險，嘗盡了辛苦，在白山黑水之間，冰天雪地之中，到處抗擊血戰，而堅持了這長期的苛酷的民族鬭爭，一直繼續了十四年，到了國土光復的現在，在這個過程中，造成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它將點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而作最光榮的一頁。

關於東北抗聯的事蹟，它是普遍地在各地各處流傳着，歌頌着，如楊靖宇，鄧鐵梅，趙尚志，趙一曼等民族英雄，東北人民在慶祝國土光復歡騰之餘，並不會忘記了他們，東北人民因爲有這樣英勇，忠貞，堅苦卓絕的民族英雄而自豪，例如，在瀋陽去年雙十節召集了市民大會，到會的民衆竟達十八萬之衆，爲東北有史以來最大的市民大會，在大會上人民提出了將瀋陽某大街改名爲靖宇大街，並且在那兒建立一個東北抗聯的烈士塔時，大會上立即掌聲如雷般的震動起來，一致的通過了這個提議，

這一點，它會證明了東北人民並沒有忘記了東北抗聯十四年的英勇鬥爭的功績。

八

我現在簡單的說一說，過去十四年苦鬥的具體情況，因為在過去十四年中間，由於生活的異常艱苦和常常的作戰，並沒有作什麼記錄，可以能供作參考的文件，又大部分喪失，所以只就我個人的經過的範圍，來簡單的回憶一下。

東北抗日聯軍是如何地產生

九一八事變，白山黑水頓時色變。當時的政府於不抵抗的政策下，東北軍民並未會立即動員起來去抵抗日寇。因此，日寇能以電光雷擊之勢，很快的、和順利的、佔領了南滿，吉林，長春各地。但是同時在東邊道，和北滿各地，是尙沒有被佔領了的。日寇開始向北滿進攻，那是一九三一年終的事。由於他們強盜般的手段來侵略，在各地血腥的恐怖政策，漸激起了廣大東北人民底愛國主義的熱情而達到最高潮。一、二八，在上海吳松，黃浦的驚天動地，而足以泣鬼神的壯烈抗戰，又給與北東人民以很大的影響。於是，東北軍民，粉碎了不抵抗的鐵圈，風起雲湧的先後自動起來，作英勇的抗戰。在黑龍江省則有馬占山，苑崇毅，蘇炳文，陳大凡等。在吉林省則有了趙，李杜，王德林，高玉山等。在遼寧省則有唐聚五，鄧鐵梅等。其中一部是舊東北軍，如馬占山，丁超，李杜，苑崇毅，蘇炳文等。一部份是由民衆，揭竿而起的挺身衛國的救國軍，反日的形勢是特別的高漲。著名的戰役如江橋之役，馬橋河之役等。我東北軍民却曾表現了偉大的民族精神，發揮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英勇戰鬥。但當時日寇因擁有優勢的兵力，和精妙的武器，來作進一步的積極壓制，而國內也並未整個健全的統一起來抗戰。那時的東北抗日戰爭，因種種關係得不到國內的援助和接濟。再加上沒有堅強的領導者，和明確的反日鬪爭綱領。因而接連的遭受了重大打擊。到後來在東北的抗日戰爭中，某些將領又

有的動搖了，有的投降了敵人，有的私自逃亡了。以致各地的義勇軍也有的被擊潰和被瓦解。所以那時東北抗日的陣容，就陷於非常零亂漫散之中了。那些零散於各地的軍隊，有的藏於森林中，深山和江畔一帶，就是所謂，山林隊，大刀會，紅槍會等。

後來，因為在這一自發的反日高潮中，却影響了，和發展了另一系統的抗日武裝力量。這就是東北抗日聯軍的系統，他們有明確的反日鬥爭綱領，有堅決的政治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他們曾經發展了東北廣大同胞起來具有民族興亡性的抗日戰爭，更號召了東北人民的抗日統一戰線，他們團結了全東北一切反日的武裝力量，和日寇作殊死果敢的決鬥，因此，在當時獲得了有許多先進的工人，農民，愛國青年和學生們參加，尤其是哈爾濱的工人，學生更爲踴躍。他們一批一批的冒着種種的危險和敵人的警備網，自動的去參加到東北抗聯裡去。例如：哈爾濱電業局的工人，一、二中、工大、商船專門，醫專等等的學生，很多很多會發揮了這樣勇敢的愛國精神。我直到如今還記得，和我多年在一起苦鬪而在戰爭中光榮犧牲了的張蘭生同志。也就是哈爾濱電業局在一九三三年度反日大罷工中的工人領袖，和壯烈戰死了的抗聯第五軍的師長王光裕（就是二中的學生）工大的孟兆麟同商船學校的傅天飛等，他們都是率先爲着捍衛祖國而光榮的殉難了。哈爾濱以往所產的愛國志士，在東北人民十四年抗日苦鬪中，不是懦弱的，不是畏縮的，是會具有其光輝的作用的。

抗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系，時時刻刻是爲防衛了民衆的利益，而向日本侵略者苦戰。因此，他們深

得廣大羣衆的擁護和同情。他們於十四年中，足跡走遍了長白山系的大小興安嶺山地。黑龍江省的平原，松花江，牡丹江的兩岸。他們在這些地方，曾經洒遍了赤紅的熱血。直到現在，各地還是狼藉着壯士們的枯骨，蒙古風吹來，仍然能嗅着十幾年來爲祖國而犧牲的人們的血腥味。他們沒有外來的援助，他們與國內已經完全隔絕，單獨的孤軍血戰，堅苦卓決的鬪爭直到現在。無數的民族英雄，矢志忠貞於自己的中華祖國，並爲了自己可愛的祖國，自願去貢獻出自己最後底生命。

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支部所發動，所組織，所領導的。因爲它是有中國共產黨人在其中作骨幹，所以才能堅持了這麼久遠的時間。才能作這舉國皆知的英勇鬪爭。這個鬪爭會給與日寇在東北十四年統治中以相當的隱痛，也會給與中國的抗戰的當時，以巨大的影響。在關內的報紙上，有時常可以讀得到有關於東北義勇軍的活動，所給與日寇以何等的創傷的消息。

在原來，九一八事變的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組織，還是一個較小的組織，黨員的數量並不多，政治上的影響也很弱。但黨員雖不多，然其黨員都很有計劃的，和適當的散佈，或配合在各地。鄉村，城市的智識份子和工農各階層中。堅持着進行他們抗日救國的宣傳，和組織的工作。誓與那東北受難的同胞共生，共死，共受艱苦。雖然在幾次的大震動中，敵人們的大肅清中，並沒有使他們感到恐怖而逃亡，他們仍然在羣衆的深處，作秘密的工作。

東北淪陷的不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之下，對於東北共產黨中所指示的

任務，就是要東北的共產黨人，發動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爭，共產黨人堅決的接受了這偉大的任務，並且完成了它。他們毅然決然的去組織了這一部龐大的武裝，發動廣大的人民，拿起武器，負起重責來保衛他們自己的家鄉。

在一九三二年中，已經有了南滿的磐石游擊隊和間島地區的東滿游擊隊（後來發展爲抗聯第一軍和第一二軍）吉遼游擊隊（台安、遼中）巴彥游擊隊的形成。以後的二個游擊隊形成不久即遭敵人打擊而潰散了。但是，在一九三二年那時，也正是東北軍民自發抗戰最高潮的時期，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游擊隊，數量仍然還是相當的狹小，其影響的力量也仍然是很弱。所以在當時也還不能在整個的軍民自發抗戰中起着領導的作用。直到當年末，一九三三年初，東北軍民自發的高潮已經低落下去，反日武裝的陣容，陷於非常散漫零亂的時候。同時日本強盜在東北的統治，還尙未進入穩定的時期，東北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抗日游擊隊，於是在各地勃起，逐漸壯大起來。

當時的東北人民在抗日戰團中，所最要求的，和最切要的，只是堅決和正確的領導。所以東北共產黨根據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東北人民抗日戰綫上的切要，乃在東北執行了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綫。於是也就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來了這一部份的領導責任。

在這以後，在東北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下的反日游擊隊，就成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中的主力。這些隊伍，他們的意志最堅決，紀律最良好，同時作戰也最英勇，而與羣衆的關係也更密切，所以他們獲

得一般群眾的擁護，所以也就成爲全東北抗日游擊隊的核心和骨幹。因此東三省的抗日隊伍，都團結在我們一起，在各地不眠不休的抗擊。

一直到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在東北的抗日游擊運動，幾年中是完全統一於抗日聯軍之中。從南滿到北滿，全東三省的東北抗聯，抗日武裝隊伍，其數量竟達二十餘萬之衆。所給與敵人之打擊是非常嚴重的，這也就是另一個游擊運動的高潮期。但是當全國統一（七七）抗戰以後，照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應得到全國統一抗戰的援助，該是更加向前發展才對，可是事實上恰恰相反，從七七抗戰以後，東北游擊運動所處的環境更加艱苦，敵人對東北的抗日游擊隊的進攻是更加毒辣，瘋狂。這是敵人深知東北是他們進攻中國內地，與進攻蘇聯的兵站基地，東北的人力，鋼鐵，和其他原料品，是他們作戰上所必需的，沒有東北，他就不會作戰。因此他們對東北的統制也更銳意強化，對東北的抗日游擊運動也以更大的力量，更毒辣的方式去進攻，而關內抗戰又正處在進退相持的階段，所以也不能與東北游擊隊以直接或間接的援助，因此，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在日寇正面打擊之下，那個環境是異常惡劣而又困難的。各個武裝隊伍，沒有共產黨人在其中作骨幹的部隊，尤其是抗聯第八，第九，兩軍（謝文東部，李華堂部）等，均紛紛的瓦解，潰散或投敵。祇有共產黨人在其中爲骨幹的抗聯其他七個軍（後來改編爲三個路軍）他們誓死抗戰到底。他們受盡了人間所未有的痛苦，辛酸，傷疾，凍餓，而死亡很多。但是他們寧死不屈，他們在北滿原野上，長白山的峰巒中，朝鮮半島的山河，滿鐵國境裡

國的壯志，自願爲祖國同胞獻出最後的一滴鮮血。他們永遠保存着大中華兒女的不屈精神，相信着勝利總會有一天的到來。他們雖然讀到了關內報紙上載的「海可枯，石可爛，決不忘掉了東北義勇軍的同志們和打到鴨綠江邊去」的句子，而淚珠盈眶。但這更加堅實了他們的信念，鼓舞他們最後的勇氣。他們深知，我們中國能得到勝利，東北終久會解放，他們必定會能再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去。這樣的在東北堅持了十四年。他們終於爭得了中華民族的光榮。

東北抗聯各軍的組織，活動和變遷的情形

現在我來講，東北抗日聯軍各軍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和它的變遷和活動的情形。

(一) 東北抗聯第一軍

抗聯第一軍的前身，是一九三二年春，盤石縣哈馬河子一帶，中韓農民反日大暴動中，產生的盤石反日游擊隊。這個農民的反日大暴動，是東北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東北抗日救國會所發動的。因此，盤石反日游擊隊一開始就有堅強的領導者。隊長李紅光（共產黨員）。隊伍的活動，非常英勇，紀律也相當良好，隊伍的發展也常非的迅速。不到一年便擴張到數百名。他們游擊的根據地，是在玻璃河一帶。當地的農民都組織在抗日救國會裡。同時並且還有地方的農民反日自衛隊等。

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到翌年春季，在吉林省永吉的南部，吉海鐵路一帶，活躍的是抗日義勇軍殿

臣部隊。在一起始時，因殿臣部隊對盤石反日游擊隊採取異視，甚至敵視的關係。所以他們經過許多的方法和苦鬥，才把和殿臣的關係弄好。共同配合起來對日作戰。但是殿臣部隊，終於在不久，因殿臣的投降而瓦解了。

第一軍主要領導人是楊靖宇（共產黨員）。他是在一九三三年春，由哈爾濱派去的。他在沒有去南滿以前，擔任着哈爾濱的滿洲抗日救國會總會的會長。他到盤石抗日游擊隊中，一起始是該游擊隊政治委員。他到那以後，盤石的抗日游擊隊就有了飛躍的發展，隊伍的很快的發展到數千人。內部政治覺悟性也提高了，鞏固了，隊伍的戰鬥力也增強了。當時抗日游擊區擴展到臨江，樺甸，盤石，伊通，雙陽，永吉各縣各鄉村之間。與其他抗日義勇軍如朱司令部隊，與盤石反日游擊隊的統一戰線也較為順利的進行，經常配合作戰。盤石的游擊隊於是威名大震，日軍都非常的恐懼着他們，偽軍也受了影響而發生動搖，時常有反正到抗日游擊隊裡去的。如偽軍十四團追擊砲連，整個的一個連，在曹國安同志領導之下，反正到抗聯一軍。

曹國安（共產黨員）是北平的大學生。北平的抗日救國會，在九一八事變後，派他到東北來進行抗日義勇軍中的軍事工作。他到盤石游擊隊後，會擔任東北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作戰是異常的勇敢，運用戰術上也非常的得當。可是不幸，後來竟光榮地犧牲了！由於受了盤石游擊隊的影響下，永吉以及吉海，和瀋海沿線上的智識份子，都掀起一個大大的波動，他們都放下了筆，換上了軍裝，拿起武

器跑到游擊隊去了。還有吉海，瀋海的鐵路工人，也組織了鐵路工人救國會，一齊地援助盤石游擊隊作戰。可是在後來吉海鐵路工人抗日救國會也被敵人破壞，因此也會犧牲了許多的愛國工人。

一九三三年的冬季，盤石游擊隊南征到海龍、興京、清源、通化、柳河各縣，與抗日救國會在海龍柳河一帶，所組織的海龍游擊隊合併，而成南滿游擊隊。不久又改名爲東北人民革命第一軍。過了些時才改爲東北抗聯第一軍。李紅光當時光榮的戰死，於是楊靖宇同志便擔任第一軍的軍長。第一軍漸漸地又向前移動，進了東邊道後，立即發動了當地人民，起來挺身從事抗戰。那地方在九一八事變後，唐聚五將軍曾在該地區抗戰來着。然而從唐將軍走後，抗日陣容便頹頹零亂狀態，而缺乏了領導者。第一軍遂勇敢地，負起收集唐聚五的殘部的責任。又把散漫在東邊道一帶的抗日武裝都統一起來了。當時又與時常出沒於那的王鳳閣的隊伍等，和騷擾興京一帶的韓國獨立軍取得聯絡。偕同作了多次的戰鬪。後來興京的韓國獨立軍也，就完全地加入了抗聯第一軍。

第一軍所作的英勇戰鬪功績是很多的。我現在所能記憶的，祇是他們會經過攻過柳河縣，和山城鎮等。他們和在東邊道一帶駐紮的著名的走狗，邵本良部隊，留着會經過多次的血戰。最後，把邵本良擊斃。當時東邊道的民衆莫不鼓掌稱快。

在抗聯第一軍的活動下，東邊道一帶的農民差不多都組織起來了。他們擁護着楊司令，他們更熱愛着他。記得楊靖宇司令到一個地方，都有幾個鄉下老人來到他面前，跪下來向他叩頭，雖然楊司令阻

止他們，不必用這樣的大禮，然而他們非要如此不可。他們說：『祇有如此的大禮，才能表示出來尊敬我們救國將軍的誠意』。還有鄉下的老太婆們，都自動地，虔心誠意地，爲楊司令上香祝禱。每次作戰時，都有農民到戰場上去送飯，抬運傷亡。呼喊著，響應着助戰。

當時第一軍的部隊，活動區域是在永吉縣以南，吉海瀋海鐵路的兩側，瀋海路以西，南滿鐵路東部的平川地帶，也有第一軍的活動影子。西安的煤礦工人，也幾次組織起來了工人游擊大隊，去參加第一軍。第一軍的大隊也曾活動到瀋陽的近郊，撫順周圍煤礦的工人，也有很多的參加到這裡面來了。

因爲第一軍的活動範圍一天一天擴大，聲勢也立刻澎湃起來。遂引起了敵人的非常的震駭。於是他們每年特別是秋冬兩季，調動了大批的軍隊去討伐。偽軍向第一軍作戰的是于芷山的部隊——偽靖安軍，也就是那人人皆知的紅袖頭。可是主力却全部是日軍，僅僅以偽軍爲輔助罷了。因爲日寇們很警覺，知道偽軍作戰能力低下是不可靠的。其實，偽軍是真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是見硬就跑的。雖然，這也是第一軍的工作人員在偽軍中的顯著工作成績。說來也是可笑，我記得曾有一次，第一軍與日偽軍作戰時，因爲自己的火力不足，在戰場上現將偽軍的輕機鎗借了來好幾架，把日寇打退以後又將機鎗歸還給偽軍。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日軍下了決心，要掃蕩楊靖宇的隊伍。調到東邊道去了好幾個日軍的主力精悍師團。並委任了三毛司令官作東邊道一帶的「掃蕩」總司令官。但是費盡了心血，勞師動衆，

楊靖宇是沒有被打了，反到自方喪失了許多。曾經有一次，七千名的日軍主力，將楊司令警備部隊四百多名，包圍在柳河縣一帶的一座山上。但是楊司令在一場血戰之後，看透了他們的弱點，所以決然在白日向敵人最應集中的地勢衝去，結果，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成功了。

原來敵人認爲楊司令不能在白日裡向最應集中的主力地帶作冒險衝鋒。因而日軍都未曾注意，只將料到楊司令能衝鋒的地帶，而將偽軍佈置在該地帶。日軍這個陰謀終被楊司令識破，於是輕易地脫出了重圍。

楊司令於該次突出重圍之後，立即越嶺到了臨江一帶。以臨江長白爲根據地，而創造了鴨綠江沿岸一帶的抗日游擊區。鴨綠江上所有沿岸的採木工人，都紛紛的加入了抗聯第一軍。

第一軍在鴨綠江沿岸，東邊道活動使日寇在採木及鑄鐵的事業上，和東邊道的鐵路建設事業上，都受了極大的阻礙。使日寇們發瘋了幾許在華作戰中，用無屠殺我們同胞的鐵。在那裡，楊司令用盡了心血，來使白河的根據地，擴大發展而使它在後來，成爲東北抗聯第一軍的最主要而最鞏固的根據地。

(二) 東北抗聯第一軍

抗聯第一軍的前身是東滿游擊隊。東滿游擊隊，是東北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東滿抗日救國總會所組織起來的，游擊隊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是董長榮（共產黨員後來光榮的犧牲了）東滿抗日游擊

隊原分爲，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個反日游擊大隊。因爲間島地區居民韓國人佔大多數，所以東滿游擊隊是以韓國人爲主要的骨幹。韓國共產黨人，和愛國主義者，深知自己祖國的解放，與中國及東北的解放，是不可分離的。中韓人民，應有建立起來一個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去反抗共同的敵人日本強盜帝國主義侵略者，方能有出路。因此他們都覺悟起來，踴躍地參加東北的抗日游擊運動。

在東北十四年的抗日苦鬥中，雙方都踴躍地參加東北的抗日游擊運動。在東北十四年的苦鬥中，充分的表現出來中韓兩大民族親密的團結，和友誼合作的模範。中韓兩國的愛國志士們的鮮血，是凝在一起地洒在這東北的大陸上。

在開始時，東滿抗日游擊隊主要的活動地區，是間島地區和安圖、東寧一帶。他們是異常的勇敢，是那樣地堅決，對日寇的侵略是表現出高度的仇恨。在東滿一帶曾經作過多次的血戰，沒有武器的他們，用自製的手榴彈，和原治時代的武器來補助，甚至於徒手與敵搏鬥。

起初當地與中國抗日義勇軍和山林隊們，如史團長紫世榮部、孔慶雲部、吳義成部等，却因爲他們是異民族部隊而加以歧視。但是他們用盡一切方法，取得了他們的諒解，於是，在這些部隊中都了解了中韓兩民族的必須團結一起，去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義，終于，得到間滿的同意，而結成了中韓兩民族的統一戰線。他們也同樣到民衆中去宣傳，使中國人民知道，中韓兩民族有共同團結抗日的必要。並揭穿了，日寇在中韓民族間，以往所採用的陰謀苦辣的挑撥政策。所以到後來，在抗聯第二軍中

和當時抗日救國會裡，都有大批的中國人參加。

在間島一帶很多的鄉村裡，在抗聯軍活動之下，都組織了地方的抗日救國會。在這些組織領導之下，和其他抗日游擊區一樣，都有不脫離農民的反日自衛隊，有婦女抗日救國會、兒童抗日救國會、有人民政府、有羣衆去進行偵探工作，作交通聯絡，救助傷員和肅清漢奸工作等。所有的抗日救國會，不但去擁護抗聯第二軍，而且同樣也去擁護歧視抗聯第二軍的其他抗日義勇軍，山林隊等，來取得他們的諒解，以便建立中韓民族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

由於抗聯第二軍與當地中韓人民有密切關係，使日寇就決意燒燬了所有的抗日游擊區。日寇殘暴是人人皆知的，毒辣的手段也是無可比擬的，他們不但把游擊區的所有住宅一次燒光，並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燒，他們突入了游擊區時，逢便殺，見了婦女兒童們，也就逮捕起來。被捕了的婦女送到街頭去投標拍賣，或送入妓院裏去當妓女。所以由於這一番的恐怖慘苛教訓，當時抗日游擊區的居民，其中青年、壯年，都加入了抗聯第二軍。老幼、婦女也很多的逃入了森林。辛辛苦苦所種下的糧食。被日寇拉走了，燒光了。這些逃亡的人們，就在山裏吃樹皮、草根，以致於凍餓而死。

我還記得，有一個最悲慘的故事。直到現在，我一想起來，還有些覺得悲淒，在東滿抗日游擊區中，有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團員，他們都是十二歲到十五歲的男女兒童，約有七八十名，他們不願去自首，不願被投標販賣，他們逃到了森林裡去，並且迷失在那裏，餓時他們採取野葡萄嫩芽或野菜去充

飢，最後這一批兒童團員，大多數是餓死在森林中了。

我們那抗聯第三路軍第六支隊的政治委員，朴松烈同志（中共黨員）。就是這批兒童團員中的一個。他後來被敵人捕獲了，囚禁於當地的監獄中，並且他用了很巧妙的方法脫了出來，他投到抗聯第二軍，展轉到了三路軍。他是我們最英勇最堅毅的團員。可是，不幸在一九四三年裏，在北滿慶城、鐵嶺的一帶戰團中，他終於被俘虜了。把解送進到北安城內。雖然經過敵人各種的非刑拷打，但是他至死不屈，後來被判處死刑。在一個求生的走狗，偽滿的警正。在北安的北崗用戰刀把他砍死了。他臨死是慷慨就義，口中唱雄壯的抗日軍歌。他，總算代表了整個韓國民族的抗日英雄。

開島一帶的抗日游擊區，是被燒光了，除了城內及附近之鄉村外，其他也都是被他們一掃而平。當時抗聯第二軍長王德泰（中共黨員後來壯烈殉死），軍政委魏明勝（中共黨員後來病死）見到開島地區已經無法堅持，於是決定計劃遠征。他們一面由寧安、敦化、額穆、樺甸出發以便與抗聯第五軍匯合。他們這個計劃終於完成。一方面是在著名的韓國民族英雄金日成將軍（中共黨員）率領之下，向安圖、臨江、長白、鴨綠江進軍與第一軍匯合，同時他們也是見著了自己的兄弟軍——抗聯一軍。楊靖宇司令匯合。抗聯二軍於是又在金日成將軍之下，組成了韓國祖國光復軍。越過鴨綠江，幾次深入了韓國本土北部而活動。在該處和日本寇接觸了多次的血戰，更秘密組織了韓國人民的祖國光復會的地下組織，清除了他們自己的韓奸，會獲得了失去了祖國的韓國人民的狂熱擁護。現在韓國人

民被蘇聯紅軍解放以後，韓國國內，男女老幼都一致地歡迎着金日成和崔賢等人，熱烈地喊着民族英雄金日成將軍萬歲。

(三) 東北抗聯第三軍

現在的哈爾濱或北滿一帶的人們，都知道趙尚志的名字，都知道他是在東北抗戰中，最出色的一個人物。認識他的人，也許會說他似乎並不怎樣出奇。他的身材很矮小，可是說話的聲音却很洪亮。脾氣倒很急躁，乍見來雙目好像灼灼放光，實際上，他的一個眼睛，因為在作戰中視神經受了傷而失明了。雖然，他到底底確確是一個最優秀最拔卓越的人材。他不僅在哈爾濱作了很多的機密抗日救國工作。同時他更在抗戰中，也作過多次英勇的，驚天動地的功績。尤其是在哈爾濱的東部，時時刻刻地威脅着哈爾濱的敵人統治。

在一九三三年初，他被哈爾濱的滿洲抗日救國會，派到抗日義勇軍孫朝陽部隊裏，擔任了孫朝陽的參謀長。當年秋，孫氏被日本特務機關所騙而來哈逼害，他的部隊也瓦解了。趙尚志祇帶了七個人，到了珠河縣與當地中土所領導的抗日救國會，聯合起來，發動了抗日游擊戰爭。於是很快地產生了珠河抗日游擊隊。

珠河游擊隊自成立之日起，就英勇善戰。常常出奇制勝，送與敵人以重創。所以敵偽軍當聽到珠河抗日游擊隊趙司令的威名時，就驚駭的不得了。這一部游擊隊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中，經常出

沒於哈爾濱東部一帶山地。當時的游擊區是包括濱江、賓縣、方正、延壽、五常、珠河、阿城、雙城、榆樹、羣河各縣。他們有時逼近到哈爾濱的近郊，滿家屯、蜚克圖、橫山嘴子一帶。因此哈爾濱亦常受到威脅而發生恐慌。後來游擊隊活動範圍擴大，而改爲哈東反日游擊支隊。

在珠河及哈東地區，反日游擊隊，曾經有過幾次勇敢的勝利戰。攻破過賓縣，珠河的黑龍宮、小五區鎮、五常縣的五常堡、柳城、四方、子。破完山。羣河一帶的兩家營子、延壽、興隆鎮等各地的敵人據點。游擊隊的行軍迅速，其發展，勇於戰鬥，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攻破敵人的據點和城鎮，繳得了敵偽軍火及糧食的軍火武器。

當時，配合着哈東游擊支隊活動之開展，哈東區抗日游擊隊，亦大大擴張到濱綏鐵路線的兩側。北迄賓縣，南至五常，東至羣河、阿城、雙城的一個巨大的抗日游擊區。游擊區內的羣衆組織和運動，情形也和其他各地反日游擊區相同。同樣也有不脫離生產的農民反日游擊隊，半脫離生產的農民反日游擊隊，青年的武裝組織，成年，婦女，兒童的抗日救國組織。在這個抗日游擊區中，有由農民選舉出來的農民委員會。這個組織是初步政權的性質，總得當地農民的擁護和贊助。吳興財同志，就是珠河縣農民委員會的會長。有一次，一些老年的農民走到他面前，稱他爲吳縣長時，吳同志謙遜否認地說：「我是農民委員會的委員長，不是縣長」時，他們立刻懇切地說，「你是一縣之主，我們大家選舉出來的，難道由我們民意的，稱你作縣長，不應當麼？」從此以後，吳縣長的名字就傳遍民間。在

的帮助和領導。率領他們進攻方正縣城，中和鎮等，以提高和振發起他們的士氣，於是又決定再向松花江的下游進出，以便使松花的下游也成爲抗日游擊的根據地。

抗聯第三軍自伸入了松花江的下游以後，即與抗聯六軍，抗聯四軍，抗聯五軍相匯合。在松花江下游兩岸，更英勇地活動起來。也曾攻破敵人的城鎮，擊退了松花江下游兩岸的反日高潮。這高潮的飛躍和高漲，由一九三六年一直保存延長到一九三八年整個的一個年的過程。後因種種關係而終致低落下去。松花江上下游，從賓縣巴彥兩縣起到三江省，綏濱，富錦，同江爲止，各軍縱橫馳騁，在各地展開了大規模的遊擊戰。尤其是在依蘭，樺川，勃利一帶，作爲了抗聯二，四，五，六，八，九，十一軍的集合地。當地的農村等，完全掌握在抗日游擊隊的手裡。敵人所能保守而統制的，只是比較一些大一點的城市和據點而已。

✓ 在抗聯第三軍的游擊範圍內，有抗日游擊隊組織的地區，例如方正，通河，依蘭，樺川，湯源，富錦，綏濱等縣。抗日救國會的會員人數是很多的。這些抗日救國會的組織，也和其他抗日的游擊區一樣，不過，範圍比較擴大一些而已。在游擊隊中，雖然在日寇殘暴地統治下，却也都有秘密的組織。

松花江岸上，就有抗日游擊隊，當時三軍已完全統一，抗聯五軍也消失了。由於各軍的經常配合起來，和積極的作戰，協同所產生的效果，是異常的顯著。因而創造許多不朽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戰

爭。

在抗聯三軍領導之下，會創立了抗聯的軍政學校。在小長安山脈的湯旺河上游。這個軍政學校的負責人，是張海靈將軍。在這裏，我們高舉抗聯的旗幟，我們高舉抗聯的旗幟。到現在我們還認爲這是抗聯在抗日戰爭中，極有意義的一件建樹。

這時，哈爾濱的抗日遊擊隊，已遷到小長安山脈下，在湯旺河上游。

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日寇又調動了旅長六的兵力，調往大連灣附近，與着松花江兩岸地區，所謂三江地區的「肅正」工作進行「肅正」。「肅正」「肅正」「肅正」「肅正」等的屠殺政策，集團部落政策等。在依蘭、樺川那幾人煙稠密的鄉村中，日寇便執行了集團部落的政策。在他們傳統上，對異民族侵略的以三光政策（燒，殺，搶）爲原則下，所燒的燒燬散天，到處紅光遍地，殺的人民叫哭連天慘不忍聞。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祖國，房屋和一切財產等，而糧可憐地歸到集團部落裡去。

在這整整的一個年中，日軍曾聚集了大批的主力部隊。他們自己的騎兵旅，蒙古人的「興安軍」和爲滿軍等。在富錦、樺川一帶，與抗聯游擊隊範圍的戰鬥。雖然他們是擁有豐富的武力，充足的給養。可是抗聯三軍以三五日，以一飽的低劣條件下，勇敢地將敵軍打得落花流水。同時抗聯三軍，六軍還更進入綏濱，蘿北，佛山一帶。攻陷了肇興鎮，上水，佛山等。

（四）東北抗聯第四軍

質和組織。

此外他們在濱綏綏東部，如牡丹江各城鎮中，都百了秘密的抗日救國組織。他們也會動員了當地的大批先進知識份子和工人，到游擊隊去。就是哈爾濱的工人和學生也有投到五軍裏去的很多。不過，後來由於敵人嚴密的警網，和特務搜查下，於是各種組織都遭受了破壞。愛國的志士，有的被屠殺或監禁的不少。

一九三五年，李蔭樸將軍回國開內，於是寧安游擊隊遂改稱為抗聯第五軍。

那時，由周保中將軍，就直接擔任起了第五軍的軍長。等到抗聯二路軍成立時，第五軍軍長轉變了柴世榮擔任。

由於第五軍活動的聲勢特別浩大。因此，第五軍竟自爲牡丹江上游的抗日武裝隊的衆望所歸，所以他們又都將一切的抗日武裝隊統一起來。

在聯絡和匯合其他抗聯各軍的時候，五軍當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爲了要和抗聯各軍打通關係，以便在南北滿聯合抗戰上，能協力一致起見，進行了很大的力量向東遠征。由動到敦化，額穆，樺甸，濛江各地。努力的結果，終於實現了和抗聯第一軍打通了聯繫。他們也和二軍匯合，援助二軍在開島地區失去根據地的痛苦。他們也建立了和抗聯三軍取得相當聯絡，所以又馬不停蹄的繼續積極東征，可是終未達成了目的！沒有和三軍聯絡上。

一九三七年，敵人向五軍發動了殘酷的討伐，燒燬了寧安的抗日游擊戰區，他們於是決定了路線，沿着牡丹江流域而下，向北發展，一直擴張到穆稜、勃利、密山等地，結果與四軍相匯合，向北，經過了依蘭、樺川，却和三軍匯合了。完成了當初的目的計劃。又幫助了建立抗聯第八軍。

一九三七年度裏，五軍又向東作再進一步的發展，到寶清，又和七軍打通到一起，由於他們五年間的努力，從南滿到北滿，以至於東滿山地的游擊隊部，經他們的力量，終於打成了一片，他們的戰鬥力的量堅強，游擊的熟練，和不屈不懼堅苦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在寧安作戰時，他們曾以少數的人，與偽滿軍最強的部隊「靖安軍」。激戰多次，幾度的將「靖安軍」擊潰和繳了武裝。

(六) 東北抗聯第六軍

抗聯第六軍，是湯原縣抗日救國會所組織起來的，它的前身是湯原反日游擊隊，在一九三二年冬，湯原縣中的抗日救國會員，就費盡了苦心，去組織湯原反日游擊隊，曾幾次的組織起來，幾次的又遭到了失敗。日寇們，在湯原游擊隊尚未組織健全時，便作積極的幾次進攻了，當地的地方救國組織，這一來，我們的一些愛國志士們，共產黨員們，像高慶云，王亞棠，都先後着遭了難。王永江，張文藻等。也在那時光榮的戰死了，然而，湯原的抗日救國會員，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前仆後起，再接再勵地，終於將湯原反日游擊隊樹立起來了。

這個游擊隊的建立是經過相當困難的，那是在一九三三年終，在夏雲傑領導之下的一些徒手游擊隊

員，用了一隻不堪用的破手槍，冒着危險，繳了鶴崗附近村落中的某親日武裝隊伍的械，而後才正式成立抗日隊伍。接着他們進攻蘿北縣的鴨蛋、鶴、煤礦、與鎮台地。更得了些武器。於是隊伍乃更形擴大起來，和湯原縣的義勇軍馮志剛部隊，及張傳福部隊，執行了統一戰線。攻破了湯原縣城。得了些糧食，馮志剛部隊都入了這個游擊隊。

在敵大數次討伐以後，在湯原縣的其他抗日義勇軍和山林隊們，都已支持不了而形瓦解。但是這湯原反日游擊隊，却獨能支持這特別困難的局面。因此，它遂有飛躍的發展。一九三五年中他們擴大了游擊戰爭於松花江南，富錦，樺川，依蘭一帶。它的到來，抗聯第三軍伸入了松花江下流的時候，才與這湯原反日游擊隊相匯合，由於這支游擊隊的援助，和他們的自己努力的結果，遂更擴大了而改編為抗聯第六軍。當時的軍長是夏雲傑將軍。

一九三六年秋，夏雲傑戰死，軍長由魏揚實繼任。

六軍的特点，是與當地人民的關係非常密切。幾乎成了湯原縣的子弟兵。湯原縣為抗日鬥爭中最有光榮歷史的一縣。這個抗日游擊區曾支持了六七年之久。差不多每鄉都有光榮的犧牲。六軍所受該縣人民的擁護和幫助特別多。因此，六軍幾乎是北滿抗聯中基幹最綠，數量上也是最多的一支軍。

(七) 東北抗聯第七軍

抗聯第七軍，是虎林，饒河的抗日救國會所組織起來的。起初，是虎林反日游擊隊，後來漸漸才改編為抗聯第七軍，虎驕游擊隊是一九三二年由當地的民衆救國軍，高玉山部隊越境後，才顯露出來

了他們的頭角，在虎林和饒河沿江一帶活躍，後來直到了一九三六年中，他們擴大了游擊區域，於撫遠，同江，富錦，寶清，密山各縣。足跡之廣到遍於烏蘇里江的西岸。

起初，第七軍的軍長是李葆滿，他病死後，就是崔石泉將軍，他是韓國民族的老革命家，此次光復後，他已經回到他的祖國去了。

(八) 東北抗聯第八軍

抗聯第八軍，是從一九三四年，因為依蘭的土龍山農民反對日寇沒收土地的大暴動中產生出來的。在這個大暴動中，人民曾經把當地的日軍捕房官，飯塚大佐打死了。因此，在當時的羣衆中，會轟動了一時，農民把當地的保甲謝文東擁戴出來，爲其軍的領袖，成立了隊伍。可是隊伍的人數並不多，由於迭次被日偽軍打擊之下，數量便更加減少，而其範圍也因之特別狹小。加以他們的活動不靈活而又不積極。在一九三五年，終于和三軍相匯合在一處，一九三六年，又匯合了五軍。

然當時抗日救國會方面，因為他們是由土龍山民變而起來的隊伍，在反日的鬪爭上也有極重要的政治意義。所以，加意地給與他們以相當的援助，在軍事行動上，在政治工作上，在隊伍的鞏固上，和幹部的配合指導上都給與了他們以有利的幫助。因而才編成了抗聯第八軍，他們的活動範圍是滿洲，依蘭和方正一帶。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中，松花江下游敵人大舉討伐時下，軍長謝文東被其兒子所賣，將他逮捕送交

了敵人。謝文東便因動搖而變節。第八軍也因之全部瓦解。

謝文東投敵後，即投入了偽國的協和會，會爲偽國協和會大事宣傳，大事頌揚，因之抗聯的一般老志士們，回想起來，都認爲謝文東是一個變節辱國的叛徒。

(九) 東北抗聯第九軍

抗聯第九軍，是由李華堂所率領之舊吉林軍、自衛軍的殘餘隊伍所編成。他們在一九三五年前，尚未遇到三軍和五軍時，情況亦極可憐。抗聯其他各軍，因爲他們係舊吉林自衛軍的殘部，並且還是在當時能堅持抗戰的，所以在各方面想盡了方法去援助他們。於是他們藉着這個力量便飛躍地發展起來，而活躍於依蘭、方正、勃利一帶。

但是不久，當一九三八年，松花江下游反日運動受到打擊時期，李突然地變節而率了部下投降了敵人。同時九軍的政治部主任魏長魁（中共黨員）也光榮的戰死。可是，其部下的郭鐵堅，恥於李之屈膝辱國，當時會宣佈李華堂爲祖國叛徒，他自己高舉着光榮的抗聯九軍的旗幟，繼續地堅持着。他們經過了幾度的長途跋涉，擊潰了敵人數次的討伐，終於在一九四二年的那年，嫩江江畔的一役，他竟爲了祖國而光榮的犧牲了。

(十) 東北抗聯第十軍

抗聯第十軍，是一個先進的山林隊所改編而成的。他們的軍長是汪亞臣，他們的活動的期間較短。在一九三八年尚活動於舒蘭一帶。可是後來因爲人數的太少，和日僞軍屢次的大規模討伐中，而終於瓦解了。

(十一) 東北抗聯第十一軍

抗聯第十一軍，也是一個由先進的山林隊所改編而成的。首由祁明山（祁致中）所發起而組成，祁明山是一個依蘭呼蘭營一帶的雇農。他作過金礦裏的工人，因爲憤慨着侵略者的層層剝削，和懷念着恢復祖國的山河，他於是決然的挺身而起，糾合了山林隊，成立了明山部的抗日義勇軍。後來就在當地，樺川、依蘭、方正、湯原一帶活動。作戰非常英勇，反日熱誠也特別堅強，他們於某個時期與抗聯三軍遇見後，即受了三軍很大的政治工作影響，他們自動地請求三軍給與他們以相當援助，在政治上要求給與領導，在軍事上要求了一致行動，並要求了三軍的幹部們，幫助整頓了他們的隊伍。並且一方面努力與當地的抗日救國會發生密切的工作上關係。祁明山自己本人是非常地進步。他並未受過教育，連字也不認識多少，他雖然不是個知識份子，但是他却能高燃起來愛國熱情。他自從與三軍遇見後銳意地學習，銳意地讀書識字，雖然在天天作戰無暇的困難條件下，他終於獲得努力的結果變成了一個識字的人。他要求了加入共產黨，後來便真正償了他的志願，作了中共的黨員。同時，他們的隊伍也全部改編爲抗聯第十一軍。

在一九三八年中，第十一軍在富錦一帶曾作了多次底英勇的戰鬥，發揮了偉大的民族精神。該軍使日僞軍受到了相當的苦惱。當時富錦縣的縣立中學校長于天放，是個先進的知識份子，他也參加了十一軍。後來祁明山在一次大激戰中光榮地犧牲以後，十一軍便在于天放、景蔭等幹部領導下，加入了抗聯三路軍，英勇地戰鬥到東北被解放為止。

X X X

X X X

X X X

總之，在以上的十一個軍中，其中一至七的七個軍，是直接在中國共產黨滿洲支部組織下，於羣衆中建創起來的。其領導幹部，大部份是中國共產黨員。而第八、九兩軍是在抗日統一戰線聯合中組成的。第十、十一兩軍也是最後才聯合到一起。所以他們在各軍極力扶助之下，才能够有系統地，有團結地，堅持得很久。

抗日聯軍的三個路軍之形成及其活動情形

一九三七年，全國總抗戰以後。敵人對東北抗聯的進攻，不但未能有少許減少，反而變本加厲地積極起來。東北抗日游擊戰的陣容內，各軍紛雜，常因聯絡之不便，軍事行動，常不能協同一致。因此必須整頓和統一東北抗日游擊戰的陣容，以便應付這巨大的，艱難的局面。所以東北抗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之指示，將這十一個抗日聯軍編成三個路軍。以第一路軍活動於遼寧省之東部山地。第二路軍活動於吉林省東部山地，第三路軍活動於黑龍江省的山地和平原上。而開始全面的抗日游擊戰等。

(一) 東北抗聯第一路軍

抗聯第一路軍，是由抗聯第一軍和第二軍合組而成的。楊靖宇任第一路軍的總指揮，魏明勝任政治委員。其活動區域北至永吉南至鳳城，東至長白山，西至康平，法庫一帶。

抗聯第一路軍編成後，楊靖宇將軍，爲了要和熱河方面之抗日軍打通聯絡，爲了避免東北抗聯與國內總抗戰隔絕的現象，以便響應國內總抗戰起見，曾於一九三七年冬，特由第一路軍編出了三個師。計劃着他們來突破那南滿鐵路線。和遼河之平原地帶。當時第一路軍所編的第一師。確曾突破了南滿的鐵路線，和遼河的平原，而到了遼寧之康平法庫一帶。以後就音信毫無了。第二師呢？擬定跟隨着一師之後，也越過南滿鐵路，去跟着他們。第三師也擬定由楊靖宇親自率領西去，但因爲多種的情形也未能成行。

翌年（一九三八）的春和秋，楊靖宇將軍，又由第一路軍中編出了三個師，打算繼續西行，但是終由於南滿鐵路沿線的一帶平川地帶，敵人統治過嚴的緣故，而始終未能完成這個計劃。

一九四〇年冬季，敵人們用了絕對優勢的兵力，對着楊將軍舉行傾全力的大圍剿。使之處於三層的包圍中，而將他們困在樺甸縣的某一個森林裡。他們幾次地想突破重圍，但是總未能成功。他們支持到了彈藥已經打空了，食糧已經吃盡了的時候。可是他們仍然手持着無子彈的槍，肚裏吃些枯草根，拚命的和敵人搏鬥。到後來，實在支持不了，便終於將一腔的鮮血，洒在那一片祖國的森林中。他的

部下也並沒一個投降的，全都盡了節，造成了中華男兒於抗日戰爭中，最光榮的犧牲。

楊靖宇將軍死後，他的頭顱是被敵人割了下來送到長春，他的屍體被日寇們得到後，他們好奇地，使醫生解剖了他的屍體，結果發現他的肚內並沒有食糧只有草根而已。瀋陽有的醫生曾經參加過那次的解剖都深深地感慨，暗暗地流下熱淚。都認為楊將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好男兒。他爲了我們的祖國，爲了我們整個的全民族利益，而發揮了他那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甚至於使敵人們，也暗暗地佩服了他那壯志燭天的豪氣。

自從楊將軍光榮地犧牲了以後，第一路軍的其他殘餘部隊，在政治委員魏明勝將軍，和金日成將軍等的指導之下，仍然繼續地，堅持着南滿方面抗戰的局面。直到了一九四二年中，魏明勝將軍病死於軍中時，他的部下還是堅持遺志，繼續苦鬥。

其光榮殉國的幹部如李紅光，寒光，曹國安等等以及無數的無名英雄，他們都是中共黨員，他們都是忠於祖國的人們，他們死有餘榮。

至今尚存的幹部及其部下有金日成，崔賢，安吉，徐哲，朴德山等和其他的韓國人。當他們的祖國在這次被解放時，他們都回到韓國內地去了。

(二) 東北抗聯第二路軍

抗聯第二路軍，是在一九三八年那年，將抗聯第四、五、七、八、四個軍台編而組成了的。他們擔

任了吉林東北部的活動作戰，他們的總指揮兼政治委員是周保中將軍，他們擔的任務是堅持着吉林省東部山地的抗戰局面。那是非常困難而很刻苦的事情。但是，第二路軍終於克服了種種困難的客觀條件，在基本上確是完成了那個偉大的任務。他們在吉林東部地區，和吉林的松花江南岸，尤其是在寶清，富錦，東寧，密山，敦化，各縣。自從改編後，一直到我們的東北光復以前，大小範圍的游擊戰鬥，是並沒一時間停止過的。同時，第二路軍曾舉行了越過西老爺嶺的長途遠征。他們的一部份，曾經在五常，舒蘭一帶，停留了幾年。也曾有幾次的將敵人打得損失很大，而使敵人不敢正視着他們。

第二路軍同樣地，在過去十四年的長期戰鬥中。幹員人員，受了許多的困難與犧牲。現在尚存着的，還有周保中，王效明，姜信泰，崔石泉，金光俠，陶雨峰，彭式謙，楊清海，鍾子雲，張松，李荆樸，林娜等，他們直到現在，仍還是繼續領導着他們的軍隊，爲着建設新東北而奮鬥。其他的幹部犧牲的，有陳翰章，李延平，王光裕，陶澤非，李光林，劉一曄，邢奎等，以及無數的無名英雄。他們都不及眼看着東北的光復，而率先的爲國捐軀了。

(三) 東北抗聯第三路軍

抗聯第三路軍是在一九三九年初，由於抗聯第三、六、九、十一、軍改編而組成的。總指揮是頂頂大名的那個馳騁在北滿森林，原野中的張壽鏞將軍。他們所擔任的，是黑龍江省的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堅持着該省的艱巨的抗戰局面，這個任務也是被他們完成了的。他們的活動是以小興安嶺爲根據地

，而進出於黑龍江省與嫩江的平原上。六七年來，他們的足跡踏遍呼蘭、東興、木蘭、巴彥、拜泉、慶城、鐵驢、綏化、綏稜、海倫、通北、北安、德都、嫩江、訥河、克山、望奎、明水、蘭西、青崗、安達、甘南、龍江、三肇、泰來、景星等各縣。在這樣一個廣大無邊的平原上，到處普遍地洒過了他們殷紅的鮮血。

原來在一九三八年度中，松花江下游兩岸的抗日運動高潮，被日寇殘酷地鎮壓下去時，所有兩岸的抗日游擊區被燒燬後，第三路軍的各軍團在張馮兩將軍指揮之下，的決意地越過小興安嶺的千山萬水，爬過了重重疊疊的峯巒，而向小興安嶺的西部山麓遠征。尤其是，所謂的「到西荒去，開闢新的抗日游擊區」，便成爲那時的中心口號。小興安嶺是人跡罕見的深山。祇有濃密的森林，叢生着沒人野草的數千里山地。大批軍隊通過了這樣的地帶，是非常的困難，歷盡了千辛萬苦，受盡了饑渴風霜之苦。這支強悍善戰的第二路軍，終於達到了目的地。

他們的隊伍，利用着每年秋季，當青紗帳起深草高度沒人的時候，在這些有利的客觀條件的掩護中，他們伸入了江省的平原而開始活動。當時便大大的，掀起了江省反日思想底高潮。當時在江省北部，如訥河、嫩江、德都、北安、克山等縣，都組織起來了地方的抗日救國會組織。當時第三路軍在北部的隊伍，曾經與日偽軍接觸了數次的英勇戰鬥。在馮志剛將軍率領之下，曾攻破了訥河縣，北興鎮，及其他各城鎮。那年的這時候，正是日蘇在我國境線上，展開諾門罕戰爭的時候。抗聯三路軍在敵

寇的後力，曾給與他們以巨大的擾害。馮志剛於此年光榮的戰死。

在一九四〇年三路軍部隊，又利用夏秋季節有利條件，和日偽敵人展開江省平原的游擊戰爭。北部的三支隊在馮仲雲和王明貴將軍指揮之下，曾攻破克山縣城，開放了監獄，及其他城鎮。而中部的九支隊在郭鐵堅，六支隊在子天放，朴其松等指揮之下，同時大舉地伸入到青岡，拜泉，明水一帶，尤其是第十二支隊，在許亨植，徐澤民等指揮之下，渡過了秋水泛濫的呼蘭河和濱北濱州兩鐵路線而到達三肇，奉來，和泰康地帶。開展了巨大範圍的游擊運動。掀起了三肇一帶的反日運動高漲。廣大的農民羣衆也都響應起來，都紛紛地參加了抗日鬪爭，很快的便組織成了三肇地區的抗日救國會。

當那天的夜晚，徐澤民等人所指揮的十二支隊攻進了肇源。肇源的民衆羣呼萬歲，聲如雷動地歡迎他們，他們殺淨當地的日本倭寇，打開了被日寇素日剝削而堆積的食糧倉庫，也都賑濟了貧民。在街上便召集了男女老幼的講話，聲調的激昂和態度之誠懇聽衆全都爲之下淚。

十二支隊退出了肇源，可是當地的民衆，却都遭了殃，日寇由哈爾濱派去的一個忠實的走狗，人間活閻羅，就是那人人共知的那個哈爾濱偽滿警察局司法科的刑事主任葉藝佐——葉永年。他到了肇源，當地就好像下了三尺的苦霜一般，無辜的同胞被其送在松花江水窟的不下千餘人，並且還向當地富戶逼索如不以錢賂賄，則便立刻以抗日軍之名義而執行其被日寇特許的水窟政策。當時該地怨氣冲天，哀聲遍地。事後彼將所攫取的偽紙幣，以麻袋盛載而以車運歸哈市。

一九四一年春，徐澤民負傷被捕，解送到哈爾濱，被判了死刑。在未執行死刑前他便在監中自縊了。當時尙在牆上留了許多首奮慨和懷念祖國的詩。

當三肇地區的反日形勢高漲時，竟使哈爾濱方面亦受到相當的大影響。當時有哈爾濱南王崗，僞滿飛行隊，數百名反正，打死了八九名日本軍官，可惜他們未曾找到了抗聯部隊，而被日寇尾追於中途擊潰。有爲的愛國青年在那次竟犧牲了二百多名，這是值得我們所最惋惜的。

哈爾濱方面歷經此番的震動後，於是日寇們又決定以往的對待松江兩岸的肅正政策去對待江省平原。在江省北部以及嫩江訥河三肇地帶，都受到了他們血腥般的，恐怖的「肅正政策」的壓制。

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的一年多的過程中，第三路軍，北部的部隊——三五隊曾經在王明貴的指揮下活動到甘南，景星，秦來，龍江各縣，使齊齊哈爾部呈極度恐慌狀態。他們也活動到海拉爾，博克圖，甚至達到中國的最北地點的漠河。而在南部的第六、九，和十二支隊，均伸入了平原活動。特別是十二支隊的活動地區，曾在巴、木、東三縣組織了巨大的地方抗日救國會。以後又却遭敵人地血腥鎮壓而被壞了，那次我們的同胞含怨而死的不下二千人。

在過去十四年的長期苦鬥中，幹部的傷亡犧牲極多，光榮地戰死的民族英雄們，有趙尚志，夏雲傑，祁明山，張蘭生，張連科，關化新，李啓東，許亨植，馮志剛，張偉福，高禹民，魏長魁，李福林，李輝（雷炎）郝貴林，周庶汎，吳興財，趙敬夫，王玉生，郭鐵堅，徐光海，裴金田，常有鈞，王

德富，白福厚，許寶均，姚世同，隋德盛，等等無數的無名英雄。被敵人俘虜而慷慨就義的，有趙一曼（女），李秋岳（女），張文廉，朴其松，王惠同，徐澤民，王耀均，高吉良，尹子魁，等等無數的幹部，他們的英名將永遠地垂芳千古，燦爛地照在史冊上。

直到了現在第三路軍尚存有大量的幹部及軍隊，現在改爲人民自衛軍而入於東北民主聯軍有張壽鶴（即李兆麟），馮仲雲，金策，王明貴，于天放，王均，張光迪，陳雷，李景蔭，戴鴻賓，劉鐵石，張玉林，沈乃鈞，任德福，金忠，紀鐵忠，朱新陽幹部及其部下等等。他們在東北光復以後，他們願繼續領導着他們的部隊，爲建設光明的新東北而奮鬥到底。因爲這塊土上，到處都有我們抗戰志士的鮮血存在的緣故。

（四）抗聯活動的具體情形

抗聯所以能够很順利底發展，因爲抗聯的内部具有堅強的政治領導隊員，他們的抗日救國政治覺悟極高和紀律很好，作戰英勇，並能執行了抗日民族底統一戰線。同時各地又有了抗日游擊區，所有在游擊區的民衆，都有組織的成立了抗日救國會，人民熱烈地擁護他們，視他們爲自己的子弟兵一樣，他們又會動員了他們自己的子弟去參加救國的東北抗日聯軍。

就是農民們，也都給抗聯以相當的援助，他們，去作偵探，搜集情報，聯絡事務，往來搬運受傷的戰鬥員，甚至於拿起原始的武器與抗聯去並肩作戰。尤其是游擊區的婦女們，也給與了他們以許多幫

助。他們爲抗聯的人們洗衣服，補襪子，全是出於她們真誠的，自動的本意。連兒童們也幾乎都作了抗聯的小間諜和小聯絡員。日寇們看到了這種情形，甚爲驚駭，而感到棘手。於是他們採取狂魔般地各種兇狠毒辣方法來掃蕩抗日游擊區。首先的步驟，是分兵包圍，後來又用幾路掃蕩的鐵壁合圍，和篋梳山林等的辦法。

但是，這都沒有把抗聯如何，相反的抗聯的游擊隊却與他們自身以相當地損害，却更一天天的長大起來。敵人對於抗聯的軍隊是絲毫不客氣的，最後便使用了他們最後的那毒辣的那一着。便把人民與抗聯隔離開，把游擊區的房屋全部燒光，將許多村中的住民趕到一個大村子裏，這個大村子便美其名曰「集團部落」。周圍挖了深的壕溝，修好堡壘，部落內豢養着大批的警察特務，來監視着這一羣老百姓，用居住證明書來限制他們的行動。種地也不須離開部落太遠，走出部落必須要掛號，還要不須超過二個小時，如果有偶而與抗日聯有點聯系，或供給他們一頓飯，或一雙鞋，若是被特務或日寇得知，便會當地槍決的。這個集團部落簡直就是一座龐大的牢獄。在那裏監禁着許多沒有自由的我們可憐的同胞，那裡沒有快樂和希望，只有充滿了恐怖和呪咀的空氣。

集團部落，開始規模並不大，很容易被抗日游擊隊所攻陷。後來日軍又想法把集團部落又集了團，變成了比以先更大若干倍的部落。結果，有些縣份竟集成了只有幾個部落。日寇又在各處散佈了武裝的開拓團，監視着這些大監獄裏的犯人（老百姓）。再加以用經濟的統治政策，來剝削他們的買賣權

利。這樣以來使住民的生活都走入了窮途末路，最慘酷的是他們在鄉村裡或部落中城市中的經常大檢舉。所謂肅清反日份子。譬如，一九三四年大檢舉的時候，中共在東北支部和抗日救國會的組織幾乎全被破壞。一九三七年的全滿大檢舉，一九三八年的松花江下流大檢舉，一九四〇年的黑龍江省北部的大檢舉，三肇大檢舉。一九四二年，在巴彥，木蘭，東興三縣一帶的大檢舉等。同時在南滿，以及東北其他各城鎮也有許多次的大小規模檢舉。

在這些次的大檢舉中，我們同胞都付出了，很大的犧牲，差不多每一次都有千人以上的被捕。這許多人中，有大多數是被判了死刑執行了絞首，其餘的有的判了無期或十年以上的徒刑，在監獄中受刑的同胞和同志們也大半數由於營養的不良和心中的憂鬱，而死於監中了。雖然尚有些人在八一五光復後還能和舊的同志相遇，但那僅是由九死一生裏逃出來的極少數了。他們有的是共產黨員，也有的是抗日救國會的會員等，總之，只有這次祖國恢復才能使他們得真正的自由，否則就是期滿釋放後在日僞特務憲兵的監視下，生命也是極危險的。

抗日游擊隊，因為敵人採取集團部落政策，所以他們在活動上受到了很大的威脅。由於敵人的種種限制，隊伍的數量便很難以發展，他們的游擊區已被敵人燒燬，他們便不得不移往另一個地方去開展一個新的游擊區，新的再被燒燬便再換一個地區。這麼以來，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們威逼着，最後把他逼到山林裏去了。

抗日戰士們若是負了傷，並沒有醫藥救助。他們也沒有子彈的來源，更沒有衣服的供給。所以他們只得拚命地和敵人鬥，以便在由敵人手中奪來的勝利品中，求得了醫藥，或子彈衣服等的來源。他們和國內已經完全隔絕，在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中，他們從未得到國內金錢或物質等任何的援助。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將軍說過：「在十四年這個悠久的歲月中，抗聯僅得了國內五千圓的資助」五千圓這該是多麼令人痛心的數目！

他們在困苦中，只有請求老百姓們向他們幫助。當地的老百姓們雖然自己也很貧苦，但是爲了他們的偉大精神所感動所以也能盡起全力來援助他們。寧願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也要使他們得到少許的補益。到了秋天，老百姓們，不！我們那些窮苦的同胞們，都在忙着秋穫的時候，他們便偷偷地抽出些包米，土豆以及其他的糧食，到了下雪時候埋在雪地裏，暗中送信給抗日游擊隊，叫他們自己去取。那些窮苦同胞們的熱意鼓舞了游擊隊的勇氣而更堅決地堅持下去。可是，老百姓常爲了幫助游擊隊而被敵人發覺便在他們槍下犧牲了。

最後抗日游擊隊在極端困難底條件下，退到山裏去了。沒有糧食，就是有時也是連一顆鹽粒都沒有，有時吃豆子，把腿都吃腫了。他們只得忍着，把他共同受難的馬都殺了，馬肉吃了，接着連馬皮都吃了。說這個或有人不會相信但是這決不是說慌，餓急了的時候連棉花和樹皮草根都拿來充饑。他們的隊員餓死的很多，沒有一個沒挨過餓的，就是那三路軍總指揮張壽麟也會五十多天沒撈着飯吃，

僅僅吃點野菜度日。

最慘酷的是冬天。北滿的氣候，經常是在零下四十度左右，雪深沒腰，寒風刺骨，服裝既不整齊完備，肚裡又缺乏食糧，他們是抗不了這季節逼人，加上敵人又不斷地追趕着他們也沒有時間和器具來修理衣服還沒有布作帳棚。他們只好踏着雪，找到沒有風而又雪薄的空隙裏，清除了積雪，燃起了柴火，藉以取暖和作飯。所以他們有一句很好的，而又可淒慘的一句詩，來形容當時的情況，和夜裏的嚴寒，就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他們的困難的情形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他們中有許多的人凍掉了手指或足趾，就是因此而死的也不在少數。很多的游擊隊員，遍身槍傷連行走都感到了困難和不便，但是他們還是了若無事般地繼續抗戰下去。在三路軍中有一個指揮員名叫伊德福的，他全身創傷竟有廿餘處之多，他們無論受到任何的困難也並不屈服去向敵人去搖尾乞憐作那些人類叛徒們的怪態。即使還有比這再痛苦到若干倍的客觀條件來障礙他們，他們也決不絲毫改變他們的當初意志。他們始終是有一個忠於祖國忠於同胞的一個偉大觀念存在他們的腦海裏。所以他們常說『我們決不能僅僅爲了我們自己底生命利益上的狹小意識，而放棄了恢復祖國拯救被壓迫着的同胞們的偉大任務』。這充分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正氣，充分地表現了民族英雄底本色！是何等值得令人感動而又令人欽佩的一句話。所以在一九四三年，抗聯第三路軍交通員回到通河找抗聯時竟未尋到人，後來問到一個當地孩子，才知道他們因爲糧盡彈絕，寧死不降，都被餓死。

在抗聯第三路軍深入到黑龍江省平原的那年，他們利用高粱地和包米地，所謂青紗帳的掩護下，展開了游擊活動。白天潛伏在高粱地裏，夜裡進入村去，去進行了許多的宣傳工作。召集了農民羣衆大會，戰士們演戲給農民看，鼓動起來農民自發的抗日救國思想。懲罰那些人民所最恨的漢奸、走狗、特務。人民非常歡迎他們的來臨，假如被敵人發覺後，便命令老百姓手携着手拉成數里之長，在高粱地內搜索抗日游擊隊。日寇們在汽車隙望，偽軍們在老百姓背後督促着，可是老百姓若是發現了的時也立刻便放過去。由此看來，唯有老百姓才是游擊隊的真正協助者。

以後，敵寇用了保甲制，每隔一小時便派人到各村裏去連絡打探，偵察有無游擊隊在內，老百姓也從沒有去協助他們，所以也沒收到何等的效果。

抗日游擊隊經常地奇襲各城市，攻陷後，紀律嚴整，秋毫無犯，釋放了監獄裏的犯人，沒收了漢奸們的財物分散給窮苦的農民，因此便更得了大眾的熱烈擁護。

在東北抗聯中和地方抗日救國會裡，是常有許多數的婦女參加的。她們在抗日救國的鬥爭中，是堅決的，是創有很多悲慘和奮鬥地可歌可泣的故事，實在值得我們追懷和永遠紀念的。抗聯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將軍會說過：『使我最難忘記的只有兩件事，第一件就是在抗日游擊鬥爭中，韓國人起了先鋒作用，他們抗戰勇武堅決，他們與中國游擊隊員同患難共生死，確會表現了中韓兩民族在這次有意義的鬥爭中，是會團結在一起的。第二件便是，東北婦女在十四年的長期過程中，是比較最果敢最堅

決的，她們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女游擊隊員始終沒有變節投敵的，大部都光榮地犧牲了。

抗聯游擊隊的女隊員們，有時在敵人的追蹤時，因為自己的孩子啼哭，而影響到整個的秘密軍事行動時，她們含着眼淚將孩子埋在雪地裡，或投在河中。一個做母親的用自己的手殺死她自己的孩子，該拿出多大的勇氣和毅力來，作這樣從心所不願作而又根本不能作的事。只有可以說是強烈地民族仇恨所驅使的吧。

(五) 幾個使我永遠不能忘掉的人

一、呂老太太

在抗聯活動到珠河縣一帶的時候，那縣裡有個老太太姓呂，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了，老夫妻兩口領着二個兒子過活，兒子都正在壯年，家裡雖然不是富有，但也可算得小康之家。呂老太太雖然沒念過書，但是愛民族，愛國家反而比年輕人熱烈得多。他因為認為抗日游擊隊的工作是高尙的，所以她動書了他的兩個兒子，全都加入到抗聯裡去當游擊隊員。她又把自己的所有的財產，和糧食，全部送給了游擊隊，做爲給養。可是她的兒子在一次和敵人的大交戰中，都犧牲了。當時她聽到人們告訴她這個痛心的噩耗，她並未現出半點悲容，反而很冷靜地，對她的隣居講道『我的兒子是爲了國家而犧牲了的，也是爲了我們的中國人而犧牲了的，這沒有什麼值得悲哀的，因爲這是光榮的事啊』。不久，不知怎的把這個消息傳到日寇的耳鼓裡去了，認爲她有很大嫌疑，認爲她是和游擊隊有關係。所以把老

夫妻倆却逮捕了去，受了多少的嚴刑，和灌了好幾桶的凉水。可是她始終未說出抗聯中的絲毫機密。日寇們又把老太太站了兩天兩宿，也沒有屈服。敵人見沒有線索可尋，只得將她放了。

二、黃有

在抗聯第三路軍裡，有個後方工作人員叫做黃有，他在湯原縣住，並且還是個大地主。可是他並不願意自己單獨地在家享福，看着多數可憐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壓迫。於是他發奮起義，將自己的土地全都拋棄了，參加到抗聯游擊隊裡工作去了。有一天，敵人們發現了他便把他逮捕了，要他領路，以便破壞三路軍的後方。結果，他假意地答應了他們，故意地把日寇們領到小興安嶺的湯旺河上游，那兒那有什麼三路軍，那是什麼三路軍的後方，他簡直是誠心要把日寇們送進了迷宮好餓死他們。他在看到已經到了相當地點的時候，便乘他們未加防備的當兒，逃了回來。日寇因為沒人作嚮導，全都迷失在小興安嶺的大森林中，最後，因為所帶的糧食都吃盡了，結果七百多名日寇僅僅跑出三十幾個人，其餘的，都凍餓而死在山裡了。而黃有自己因為逃時，衣服單薄，更加以沒帶火柴，不能隨時点火取暖，雙手雙腳都凍壞了，不能動轉。後來被抗聯人見到了他，幸虧遇得早，不然再過一天也凍死了。遂把他送到山裡去養着。過了兩年多，被日寇們知道了他還活着，於是又派隊去把他殺了。他在臨死時還是潑口大罵毫不屈服，表現了英雄氣概。

三、趙一曼

只要在哈爾濱久住的人，不健忘的話，都會記得有一年在報上登載着趙一曼被捕的消息吧？她在一九二三年就是中國共產青年團員，她曾留學於莫斯科。一九三二年她同她的丈夫一同來到了哈爾濱。一時曾領導了哈爾濱電業工人的反日大罷工。一九三四年她丈夫被日寇逮捕，後來竟死在獄中了。她被派到珠河縣的抗日救國會內進行婦女工作，他曾在珠河組織了廣大婦女團體，進行配合抗日游擊隊工作。他後來不僅領導了婦女，而且成爲當地農民的領袖。

一九三五年，當敵人在珠河縣採取燒殺歸大屯政策的時候，他帶了幾個女幹部，組織了數千原始武器的人民自衛隊，去抗擊敵寇。在珠河東部關門咀子附近，作了一次以低劣武裝對優秀兵器的英勇果敢大決鬥，給敵人以很大的打擊。後來，這個自衛隊參加到東北抗聯第三軍的第二團裡去了，趙一曼擔任了該團的政治委員，那時該團團長是王惠同。過了些時敵人大舉討伐，把珠河以東濱綏線北部燒光以後，她們這團人經過了數次的血戰，退到了濱綏線的南部。當時游擊隊的上級指示她們再回到鐵路北部，堅持抗戰，於是他們又回去了。

後來，由於被敵俘去之叛徒，而歸來爲敵作間諜秘密無恥的告密，她們的隊伍處在敵衆我寡的不利條件下，和優勢的敵人包圍中，全團三百餘名游擊隊員，幾乎都被擊滅，逃出重圍的僅僅有十幾名而已，王惠同團長也因爲負了重傷而被捕，後來王惠同，慷慨就義犧牲於珠河縣之小九站。趙一曼及其他人都負了輕傷，逃到了一個地窟中養傷，不意叛徒秘密的又報告了敵人，她於是也被俘虜了。

他被押到珠河縣，當地的土紳和漢奸們，都想瞻仰這個出色的女志士是何如人。當時被她大罵一頓，這羣漢奸非常汗顏地抱頭鼠竄去了。以後又把她送到哈爾濱，押在日寇的特務機關內。備受種種的刑訊。像過電，灌凉水等等的刻酷摧殘。但是，他始終是守口如瓶，盡忠誠於爲祖國抗戰的同志。並未招出半點的機密。日寇們看到刑法的無濟於事，況且身上棒創累累，生命已是奄奄待斃。遂把她送到哈爾濱濱江醫院養傷。她在養病時，也未嘗中止了她那基本的宣傳工作，所以該院的看護董女士，和看守某，都受了他極大的感動，傷將好，三人共同逃走，然而，事機不密，被敵人發覺乘汽車追來，距游擊隊僅僅才二十里的地點（老山頭附近），而又被捕了。押回哈爾濱後遂被執行槍斃，臨死會悲歌一曲滿江紅，飲恨而終。她！實不愧爲我中國之巾幗女英雄。

四、冷

雲

一九三八年秋天，佳木斯的一個小學校女教員冷雲同志，她也加入了游擊隊工作，一天，隨着一個小隊游擊隊員，休息在牡丹江岸上。這裡尚有其他婦女七人，大家在舉火作飯的當兒，忽然被敵人三面包圍上來，前面是江，只有這隊的男游擊員會泅水的，都泅過去了。但是所餘下的她和七名婦女全都望洋而嘆，況且那時又當牡丹江秋水氾濫的時候，水勢又非常底急，他們八人寧死不肯被敵所俘，他們一同視死如歸地，投入了牡丹江的怒濤中去了。

寧安游擊區內，住着一個農民叫李老三，他幫助游擊隊作過許多的事情的，像幫助游擊隊，聯絡事情，偵探敵人的行動等。有一次他給游擊隊運糧的歸途上，碰見了偽滿軍，把他抓住了，用種種的嚴刑拷問他，可是他承認。後來那些鬻虎吃食的亡國奴，把他肚子割開了，腸子都流了出來，李老三是澀口大罵，毫無屈服地死了……。

(六) 抗戰的父親——李老頭

我腦海裏所永遠不能消失和遺忘的人，就是在東北抗聯和抗日救國會中的老交通員——李老頭。他的足跡會踏遍了抗聯各軍，和各地的抗日救國會。在那時，抗聯各軍和各地抗日救國會的負責同志，很少不知道這個老交通員的。他常常自負地說『我是抗聯的父親呢！』而同時真個全體同志也都是這樣稱呼他。

實際說來，他還真的是和抗聯的父親一樣。因為那時，由哈爾濱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會往外縣派遣許多的先進工人，和知識份子的時候，都是由李老頭領送到各目的地去。他的年歲已經很高，就是在一九三二年的當時，他已經是將近七十左右的人了。

當時，日寇的特務警察，和一些爲虎作倀的漢奸狗腿子們，對於各地旅行者的檢查和限制，是非常嚴厲的。同時警備網也安排得特別周密。爲了要掩蔽敵人的搜索和被識破起見，所以他常常與被他領送的人化裝，並約定爲父子，父女，或父媳關係。像楊靖宇，魏明勝，馮仲雲，趙一曼，張壽鏞等人

，都曾經裝作他的兒子，女兒或兒媳的。

他是長於世故而又非常機伶的人，在城市中雖然有敵人們的警察和特務們到處追索，在鄉村中雖然有敵偽不斷的『討伐』部隊行動。但是，如果和老李頭在一起，就會很容易地應付過去而不致於發生危險。所以中共滿洲省委每逢主要幹部向外派遣時，都是由他領送的，而且也非常的放心。

他雖然年紀很老，可是還很健步。他會說過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從吉林到了長春，只費了一天工夫。這決不是他說的過火，因為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度，他在湯原縣和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同志比賽的事。兩個人各背了一斗重量能有幾十多斤的米，走了二十五里地。這個青年同志走得滿頭是汗，氣都喘不過來，却還被他落了四五里地。還有一回，我和他一起由湯原步行回到哈爾濱。我自己雖然不算得是一個念書瘦弱的文人，但是從來也沒走過長道。當時便和他一直走了二百多里，直到了通河一帶。走得我兩隻腳掌下都出了兩個大水泡，痛得我走一步一蹶，並且透澈骨髓般地難受，幾乎都有寸步難行之勢。但是，我自己也決不示弱，咬着牙支着手杖，緊緊地隨着他。好容易到了巴彥縣，他給我想了個辦法，上街買了幾個烏棗，去了核，將棗肉貼在腳掌底下破了皮的水泡上，打好腳布，又走了不上半天，居然就覺得一点也不痛了。走道反輕快起來。當時我便瞞怨他，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個好辦法，也免得我受了這些苦，害得我挨着痛走了二百多里地的道。可是他却有有趣的回答我說，「我看你是不是個好小子」。我聽了之後，真是運氣帶笑地跟他走到了哈爾濱。

由於這次的鍛鍊後，我在抗聯裏，一般說起來，我也成了走得很快的一個。

在一九三七年，我又在依蘭的北拜倫河灣裏遇見了他，他和我說：聽說你現在已經走得很快了，我們再比一下吧！那時他已經七十四五歲了。但是他還是在我的前面很快的飛跑，而我却又大大的落後了。

他到過吉東，到過北滿，到過哈東和松花江下游。當時，游擊運動情形下的交通連絡是非常不方便。我們軍隊和抗聯一軍的關係斷了許久，簡直無法找到他們。乃委派了老李老頭去負擔這個很重要的任務。他於是竟步行到了長白山，費了多少時間，吃了若干辛苦，終於在長白山的嶺巔附近，把一軍的密營找到了，於是才又建立了互相聯絡關係。

他非常地好喝酒，可是從來不喝醉。不過喝多了以後，常愛捻着鬍子多說話，雖然這樣，可從未曾吐露過抗聯的半點機密。

他雖然不識字，但是他堅決地相信着中共的主張，他也相信中共黨員所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抗聯。是唯一能驅除日寇而救中國的。所以，他曾能爲了抗聯作了許多很重大的工作。

記得一九三二年秋，他在鶴立崗附近七號地方，一個韓國屯子裡割水稻，我那時正潛伏在這個屯子裏，企圖組織湯原反日游擊隊。因爲當時，漢奸地主們都是威風凜凜地帶着武裝下鄉收租，並且對於交不上租的人加以毒打。於是我便趁着這個機會，發動了當地的韓國農民，起來抗租。提出了『不向

漢奸交一粒租！要組織反日游擊隊！開展反日游擊戰爭！」的口號。

結果，韓國的農民農婦們都起來了，而老李頭就組織了該村全部的中國雇農（割水稻的雇農）和附近的中國農民，起來同情這個抗租運動。因此，形成了當地中韓農民拒絕向漢奸納租的統一戰線。

中韓兩民族的農民，於是集合起來，到了鶴立崗鎮，舉行了一次大的示威運動，把漢奸地主們都嚇跑了。後來，我們就建立了徒手的湯原反日游擊隊，共同計劃著去繳收敵偽的武裝來武裝自己。

從此以後我就和老李頭更加接近了，經常整日整夜的和他談論。他也參加了訓練班，畢業以後，他就要求加入了共產黨。

他說「我在黑河一帶趕郵政許多年，我就看老毛子辦法好，中國非得照老毛子學不可！」

他對我說「我在東北各地鄉村都跑過，還沒看見過像你這樣一個大先生，刻苦地跑到這樣窮苦的鄉下，來告訴我們這許多抗日救國的大道理。我現在才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抗日救國的。」

他又說，「我一定拚着我的老命爲中國作事，我要作一個共產黨員，我們大國人一定不能甘心作小鬼子的奴才」。

不久便真的償了他的素願，作了一個共產黨員。

他到處是那樣地宣傳著，由於他老於世故的經驗，和有動人的口才。因此，他常常的能說到人們的內心深處，這樣，他也就能够發展不少抗日救國會員和共產黨員。

誰也不知道他的家鄉在那裡，和他有沒有兒女；同志們每每有向他打聽他的身世時，他很嚴守機密，從未吐露過。有時祇是洒些老淚，用些混亂的話來支吾過去。

可是祇有我還比較知道一些。那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初的事情。我和他一起從湯原向哈爾濱定的途中，當我們路過通河時，他會望着松花江對岸方正縣附近流淚，脚步也遲遲不願前進，後來他才長嘆了一聲說——。

「我是一個跑郵政車的。九一八事變以後，有一次于大頭（于琛激）的軍隊抓了我的車爲他們拉了一車軍火，並且還有一個亡國奴坐在車上押着。我在走到江邊時，我把亡國奴打死了，把軍火都推到江裡便跑，以後永遠沒敢回家。後來日本子和于大頭的軍隊到了方正縣，把我的房子燒了，老妻和兩個兒子都殺死了。從此以後我就家破人亡，流落到外邊，再也不能回到我那故鄉去了。

他在當交通員時，曾經幾次被捕，他在寧安縣某處被捕過，但是因爲他年老，敵人竟不大注意他，所以他那一次偷偷逃出來了。在依蘭縣也曾被叛徒所咬，受到了敵人們的許多嚴刑拷打，可是他到底咬緊了牙關，沒有承認那個叛徒——金千萬（韓人）認識，所以敵人無法才將他放了。

最後他的被捕是在一九三八年，還是在依蘭。當時因爲依蘭的抗日救國會和共產黨的支部被破壞，他又被牽連了。他在獄中受了敵人們的毒打，用了鐵絲鞭子將他的背都抽得稀爛，從鼻子裡灌辣椒水，煤油，把他那雪白而又美觀的鬚鬚拔光，至於用烙鐵烙他皮肉等。但是他很倔強，始終未吐出一點

口供，他只是承認他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當時在獄裡，還有幾個抗日救國會的青年學生，和他同在一起。他教導和鼓勵這些學生們怎樣的寧死不招，要怎樣的不去屈服，要怎樣的忠實於自己的中華祖國和自己的黨。他把自己吃的東西，雖然很少，都送給他們吃，自己的棉衣送給他們穿，他愛護同志的精神可見一斑了。

後來，我們又聽到了他被釋放了出來。因為他受過了嚴刑，出獄就病了。他只能寄了一件棉袍到抗聯裡來。裡面並夾了一封信，那上面告訴抗聯的同志說：『那些學生是被捕了，他們都能忠實於祖國和黨，要設法營救他們。』

在一九三八年，敵人在偽三江省的『肅正』和『掃蕩』。瘋狂地各地進行着，抗聯各軍不得不離開松花江下游而向各處遠征了。而該地一帶的地下組織，又全都被敵人們破壞。我們大家所最親愛的老交通員——抗聯的父親。老李頭的消息以後就不知道了。

『八一五』光復以後我雖在各處打聽他的消息，但是總沒有打聽得到。他大概是死了罷！如果還要活着的話，他今年該是八十二歲了，因為在依蘭獄中受了敵人們那無人道的非刑，無論他是如何的健康，他已經再不能活在人間了。

他那倔強的面貌、他那雪白的鬚鬚，是永遠能存在我的記憶中的。他是我們『抗聯的父親』。是我們『東北人民的父親』。

結 束 語

像蘆葦的事多得很，記都不勝記的。抗聯在這十四年的艱苦過程中，所有以上的記述不過是個小的梗概而已。其他的英勇而可感天地泣鬼神的事蹟，有如車載斗量般得多得很。東北人民，不簡單是愛了十四年的壓迫，東北人民在這個階段上。有過和強盜日本帝國主義作巨大意義的鬥爭的。這充分表現了我大中華民族不屈的氣節。東北抗聯在獸獸中和敵人搏鬥了十四年，在這個悠久的歲月裡，這這幾許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很多在戰鬥中犧牲了。對這些爲祖國而流血的先哲烈士們，我們當怎樣去紀念他們。他們都是我們勇敢的同胞，他們以他們的鮮紅而赤熱的血，栽起來我們祖國復興的花。他們用他們的血肉之軀，鋪平了我們光復的大道。他們沒有一個人是爲了自己，他們全是爲我們大中華民族的被日寇作了奴役的同胞。他們的精神是不朽的，他們的志氣是超卓的，他們的毅力是堅決的，他們都能整個的代表着我們中華民族的光榮，和勇敢的精神。他們底確鑿證明了我們那強勁的民族性，他們在這個淪陷的長期中，尤其是從七七事變以後，幾乎被人忘掉了，他們好像一些被棄的人們，被拋在東北的森林中，雪原上和松江的兩岸傍，往來和敵人鬥，爭奪着全民族的自由。有時候他們在那兒唱着雄壯悲慘的抗日軍歌，有時看着那秋嶺上的歸雲，眼中含着痛淚凝望着祖國的天野。那時他們底不屈不撓的精神，曾安慰了以往爲抗日救國而犧牲了的地下先烈。他們何嘗不在那個時候懷念着父母妻子？何嘗不想到自己的生命可貴？但那個偉大而又重要的任務是擔在了他們的身上，爲了大

衆的解放，全民族的更生，這個高尚的思想竟整個地操縱了他們的神經主宰，他們受盡了飢，渴，風霜之苦，而方盼到今天這棵勝利的果實。但是可惜，有的竟沒能親眼看見祖國的光復，未能親眼看見蟠踞在這十四年的倭寇離開這塊土。甚至於他們死了，連個名也未會被人得知，想起來是很慟心的事，現在我個人代表了一羣尚在的抗聯人們向已死的同志們致敬！

東北過去抗日歷史與目前形勢

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談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本社記者訪問了東北抗日領袖周保中將軍，他詳細的答覆了記者，關於東北過去抗日歷史與目前形勢的問題。周將軍爲艱苦堅持東北十四年抗日游擊戰爭的，前東北抗日聯軍的創造者之一——第五軍軍長。他在北伐時是國民革命軍軍官，中國共產黨員，「九一八」後即在東北領導東滿抗日戰爭，成爲東北人民最心愛的領袖。日寇投降後，他領導東滿北滿的人民武裝，積極消滅偽敵。以後，並將東北抗日聯軍改編爲東北人民自衛軍，成爲東北民主聯軍的主幹。記者的問題與周將軍的答覆如下：

記者問：你可否告訴我一些十四年來，中央如何領導及堅持東北抗日游擊戰的歷史？

周將軍答：我很願意和你談一談這一段歷史，因爲它表明了東北淪陷的十四年中，誰在始終堅貞不屈爲着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及東北人民的利益而犧牲奮鬥。在今天國內有些報紙上在抹殺東北抗日聯軍的奮鬥事實，長春有些雜誌也在偽造抗日聯軍歷史的時候，這種說明更爲必要。

當九一八事變時，中共東北黨的組織，即堅決反對國民黨口反動派不抵抗，而拱手讓出東北的可恥行爲，積極組織各種抗日救國團體，建立人民抗日武裝，廣泛開展愛國運動與抗日游擊戰爭。對當時

魏軍隊馬占山，李杜，丁超，唐聚伍，馮占海等採取誠懇協助的方針。動員大批愛國青年，並派遣自強有力的幹部去幫助他們。並曾多次向抗日軍諸將領建議，希望他們依靠羣衆發動羣衆，團結各方愛國份子，不分黨派，一致抗日，肅清內奸，建立根據地與統一作戰的軍政聯合機構，以利持久抗戰。豈不幸這些軍隊對中共的主張不僅不採納，且因內部派系複雜，加上日寇奸細的挑撥份子，使這些軍隊軍心渙散，日益脫離羣衆，至二十年底均先後爲日寇擊潰。許多將領或死或降，或逃或隱，造成東北抗戰第一階段可悲的結果。二十二年一月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黨派共同抗日的宣言。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根據同樣原則，向滿洲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發了一封密示信。指出我們的總方針是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

中共東北組織，這時鑒於舊抗日軍多數瓦解，堅決主張收拾殘局重整旗鼓，以全民抗戰的統一戰線爲試，廣泛組織各地人民武裝。因此在二十二年底，至二十三年初，東北抗日戰爭重行活躍起來。在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抗日軍即有磐石，珠河，饒河，寧東，湯源等地游擊隊。他們有組織有紀律，作戰英勇，緊緊依靠羣衆建立了根據地。用新的游擊戰術打擊敵人，成爲東北抗日重心和模範。隨着人民抗日戰爭的發展，散處各地的紅槍會大刀會中的農民，亦紛紛建立新的組織，參加游擊戰爭。加上遼林東部的一部份舊軍隊，以及一部分抗日山林隊，這時也接受統一指揮，因之各地武裝力量，總數

達二十萬至三十萬之間，作戰効力遠超過第一期，這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正確執行的結果。

二十三年以後，雖然由於日寇的脅誘與國內反動派的挑撥，舊抗日軍繼續有脫離抗日戰線的，但是東北人民的抗日鬪爭，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更加蓬勃發展起來了。抗日羣衆所組織的抗日救國會，在東南滿東北滿廣泛成立。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同盟軍等。更於此時統一爲東北抗日聯軍。建立了各種制度和對羣衆的政治工作，劃分作戰地區，建立協同動作，使軍隊作戰能力顯然地提高。

這時我軍的壯大與活躍，就是敵人也無法否認。偽奉天省警察署統計遼寧一省，二十三年六月份發軍作戰七〇九次，七月份七五九次，八月份一五一六次，十二月份一七〇六次。偽滿鐵路總局統計二十三年三月至十月中，偽奉天鐵路局所轄各鐵路遭襲擊一〇五次，偽哈爾濱鐵路局所轄各路遭襲擊一二七次，偽洮南鐵路局遭襲擊一六六次，全滿鐵路每月平均被襲擊約一百餘次。

在我軍軍事打擊與政治攻勢下，不少偽滿軍和部份日軍發生動搖譁變，敵人雖增兵至卅萬，利用歸來屯，連坐法，保甲制，派遣大批奸細特務，潛入我軍內部，企圖進行瓦解破壞，但都被揭露粉碎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是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高潮的時候。這時我軍對敵人鬥爭最爲活躍，對關內的聯絡也較前頻繁，更派員與關內武裝自衛委員會及平津京滬愛國人士聯絡。二十六年更於東滿成立人民政府相對抗。

「七七」抗日戰爭爆發，東北抗日聯軍更加積極活動，以打擊敵人後方，與援助關內抗戰爲中心任務。攻城奪寨破壞交通，到處襲擊鐵路據點，其中沙河沿一戰，日擊軍斃七百餘名，穆稜車站一役，炸翻敵軍車一列，斃敵兵七百餘名，各地特別是松花江下游的偽滿軍，整團整隊的投降，李景文部的投降，影響尤大。以後由於關內正面戰場國軍的迅速敗退，會使東北人民對抗戰大爲失望。幸賴八路軍堅持華北敵後抗日戰爭，及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問世，才使東北人民恢復勝利的信心。

二十七年，由於華北八路軍抗日戰爭的勝利發展，特別是冀熱遼邊區的開展，與抗日聯軍東西呼應，致使東北日軍感受重大威脅。日軍乃在東北增兵至四十萬以上，向抗日聯軍進行殘酷的與頻繁的討伐，二十七年冬至二十八年全年，抗日聯軍在絕對優勢的敵人進攻下，受了很大的損失。敵人所到之處，對於被認爲與抗日聯軍有關的羣衆，一律實行燒光殺光的恐怖政策。如撫遠一縣，有莊戶五六千家內，全爲敵毀滅爲無人區。偽滿三江省及牡丹江省民房被焚達六十萬戶以上，損失數萬萬元。

此外日寇並「併村集屯」，構築深溝高壘，加強特務警察，斷絕我軍與羣衆的聯系。由是東北抗戰，轉入極困難的時期，我軍大部被迫生活於冰天雪地叢山密林中。雖有許多羣衆冒死犯難，黑夜送糧，不幸亦常遭日寇殘害。但我軍雖在飢寒交迫之下，絕未氣餒，仍繼續堅持戰鬥。中共吉東省委，此時號召全體黨員與抗日戰士，堅決抗日，寧死不屈，此種堅苦卓絕，保衛祖國的英雄氣概，實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歐戰爆發，日軍將滿洲兵力增至七十萬之衆，除以三十萬兵力佈防邊境，威脅蘇聯外，仍以四十萬兵力「討伐」抗日聯軍。戰爭空前殘酷，中共省委縣委以下優秀幹部英勇犧牲者極多。著名的民族英雄楊靖宇，趙尚志，魏極民，夏雲傑，王德泰，陳翰章，李成文，馮志剛，周旭東，曹亞範，王光裕，李延平，張領華，英玉清等，皆光榮殉國。而謝文東，李華堂，王蔭武等敗類，則在此嚴重關頭，可恥的背叛祖國，投降了日寇。

中共東北黨的組織鑒於形勢嚴重下，一面改變黨和羣衆的組織形式與鬥爭形式，進行潛伏的地下工作。一面藉抗日聯軍重加整理。依據吉林森林地帶，進行長期苦戰，同時出敵意料，猛烈展開黑龍江平原戰爭。遼克依安，山克，拜泉及三肇（肇州，肇源，肇東）等地。

蘇德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東北增兵至八十萬，對抗日聯軍的進攻，較前更爲猛烈。我軍這時作戰條件，空前艱苦，在得不到食物時，常以馬肉樹皮之類充飢，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我軍決定再化整爲零，組織分散和秘密的游擊隊。依據東滿之老嶺及安達山脈，與北滿東西與安嶺進行游擊活動，在有利的條件下，襲擊敵人。若遇優勢敵人，則隱匿於密林中，或作數百里的轉移，使敵人無法達到消滅我軍主要力量之目的。抗日聯軍就本這種英勇頑強的精神，一直堅持到底。

一九四五年。雖在這種困難的歲月，抗日聯軍不但始終沒有向敵人屈服，而且在東北滿的濱（江）北（安）線和佳（木斯）綏（化）線上，我軍王明貴，張光迪等部，還向敵人作了不斷的攻擊。

一九四五年春，蘇軍攻陷柏林，美軍佔領琉球羣島，八路軍在冀熱遼廣大地區挺進，使東北抗日聯軍士氣大振，信心益堅。當蘇聯紅軍爲消滅日本關東軍而進軍東北時，抗日聯軍即迅速化零爲整，統合適去一切潛伏的抗日力量，積極發動敵後戰等。東北受敵人屠殺和壓迫十四年的同胞，這時紛紛加入我軍，消滅敵僞。因此我軍僅在短期間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現僅東滿北滿的抗日聯軍，已發展至十五萬人。

這就是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來艱苦抗戰的歷史，不但是中國共產黨和東北人民的無上光榮，也是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的無上光榮。

問：你對建設東北的意見如何？

答：東北的和平建設，是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我們東北人民，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原則，並願以下列數點，就教於全東北同胞及全國賢達人士。

我們認爲東北人民在捍衛國家民族反對日寇的侵略戰爭中，是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的。「九一八」時代不抵抗主義者，無論今天裝得怎樣「愛國」怎樣「愛東北」，他們對於東北是喪失有罪，收復無功的。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東北的收復乃是東北人民與中共所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華北八路軍，以血肉換來的勝利。東北人民有抗戰十四年的歷史，解放後應首先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應按照孫中山先生所主張與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地方自治原則，由東北人民自己管

理。我們堅決主張東北應實行和平，民主，團結，建設，以便發揮豐富的人力物力，成爲建設新中國的柱石基地，保障東北國土的完全。現在有反動派要把東北置於軍事調處，政治協商的範圍之外。拒絕在東北實行停戰命令，與政協決議。企圖在東北重演武力統一，與專制獨裁之迷夢。甚至於陰謀由東北挑起世界戰爭。反動派的這些惡毒的陰謀，乃是我們東北抗日聯軍和全東北人民所堅決反對的。我們認爲東北問題，應迅速從政治方法，公平合理的協商解決。東北抗日聯軍及東北地方民主人士，應該而且具有權力派自己的代表參加這一協商。

我們認爲日本法西斯在東北的一切殘餘勢力，殘餘份子，日本走狗漢奸特務，以及他們的一切影響，應加以肅清。凡是在日僞指使下，反對過抗日聯軍，及人民抗日運動的人犯，應加以逮捕審訊。我們最感痛心的是有許多漢奸僞軍，現在居然得到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委派，以國民黨員，政府人員，和政府軍隊的名義活動。甚至背叛抗日聯軍，而投降日寇的可恥叛徒謝文東，李華堂，××山等，現在也能稱中央軍，繼續魚肉東北人民，這種倒行逆施的辦法，是東北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我們認爲所有日寇禍害中國人民的保甲制，連坐法，關於旅行居住遷移工商貿易的限制，均應一律消除，決不能再變相因襲陳套，作爲壓迫東北人民的工具。

我們認爲在十四年抗戰中，受災區域的抗日人民，應加以調查撫卹救濟。

現在東北抗日聯軍，已在東滿北滿建立了統一指揮的，東北人民自衛軍司令部。直接統率着十五萬

主力部隊，並與久在冀熱遼邊區抗日的八路軍，以及前東北軍呂正操，張學詩，萬毅等部隊合組爲東北民主聯軍。這些抗戰有功的愛國軍隊，應該整編爲國家軍隊及東北地方保安隊。抗日聯軍的抗日有功將士，應與以獎勵，殉國先烈的家屬，應予撫卹。在東北各通都大邑，應建立烈士紀念碑，東北十四年血淚鬪爭史應列入國史教科書，廣爲宣傳。

我們主張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關內的人士，應給與便利條件，使其回到老家來參加新東北的建設。我們贊助全國人士的主張，希望國民政府立即解放張學良將軍，及因抗日救國而被逮捕的一切東北愛國人士。

我們主張敦睦中蘇邦交，忠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共同維護遠東和平。

記者問：你對國民政府派員接收東北有何意見？

答：我們東北人民是贊成國民政府派員來東北接收主權的。但我們認爲既然代表國家來接收，就應該由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士共同參加。而在東北堅持十四年抗日人民，是最有資格最有權力被委派來接收東北主權的。而那些民族叛徒，漢奸，親日派，僞軍，僞組織人員和破壞抗日的特務份子們，則絕對不應有這種資格。此外在東北民主聯軍駐防地，東北的愛國人民已經選舉成立的地方民主政府，按照中山先生的地方自治原則，國民政府當然應該予以承認。

我們也不反對國民政府派一部份軍隊來東北，協同民主聯軍維持地方治安。但國民黨內有某些反動

派，竟以接收東北主權爲名，在全國停戰之後，又在東北發動大規模的內戰，因此我們東北人民是堅決反對的。

我想我可以以不客氣的問題：接收主權來東北進行內戰的反動派，東北主權應由你們這些東北的斷送者才能接收麼？九一八時你們爲什麼不來保護這一主權？九一八後十四年你們不派一兵一卒來接收這一主權？甚至在七七以後，你們還一再想以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即以割讓東北給日本作條件，來與日本往來，那是你們爲何絲毫都不來關懷東北主權？難道這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麼？由此可見反動派在東北打內戰的藉口，是絕對不能成立的。我們真正爲了國家民族，爲了東北主權，血戰了十四年，但是我們現在却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這就是在東北不要打內戰。在東北實現和平，民主，團結，建設。我們熱誠希望在蔣主席領導下，與國民黨，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親密合作，共同建設東北。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支持東北人民的要求，制止反動派的陰謀，制止東北的內戰。使被蹂躪十四年的東北人民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能享受和平民主的幸福。

東北抗聯中領導者之一張壽鏞（李兆麟）

六八

當哈爾濱的人們，還沒有知道現在的李兆麟先生就是當年頂頂大名的，抗聯第三路軍的總指揮張壽鏞時，曾經有某些人就這樣地說過『如果現在的李兆麟先生就是從前在北滿的原野上，和日寇作殊死鬥爭的領導者張壽鏞時，那麼，他那以往在十四年中所領導的抗日精神，和超卓的堅苦毅力，是值得我們全東北民衆所欽佩和感激的，那也就真的是了不起的人材』。

事情恰恰如此，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的會長李兆麟先生，真正就是十餘年來縱橫哈東山地，馳騁龍江廣原上的那位赫赫有名的張壽鏞將軍，他能受哈爾濱人民的愛戴和景仰，決不是偶然的。因爲在十幾年來，我和他在一起作過戰，一起受過凍，一起挨過餓，長時期的共甘苦，知道他底確是我患難的同志。也是我們三路軍中將領和戰士們所愛戴的領袖。

他的一切，我知道的都很詳細，他是那樣的一位英雄，他在作戰的時候，是非常的勇敢沉着，甚至到了戰機萬分危急時，他也毫不慌張和動搖，並且還很泰然自如地去行動。所以他領着隊伍吃敵人虧的時候很少有的。常常出奇制勝，以少勝多，雖在極端困難約條件下，如陷入敵人的四面層層包圍中，他終能克服困難，想出種種的辦法來突出敵人的包圍。他對於自己的部下的紀律是很嚴明的，然而又是非常地愛護他們。他和老百姓是非常地親熱，但是對於敵寇和漢奸們却是極冷酷無情的。

壽麟同志原籍遼寧省遼陽縣人，幼年的時候境遇很苦，自從小學畢業後，就沒有能升學。在家裡當過牧童，做過『半拉子』。但是他雖然處在這樣的困難和貧苦的境遇中，仍是偷着閒工夫，手不釋卷地刻苦求學。

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事件發生的當時，中國反帝大革命的浪潮，不僅波動了關內的先進青年，而且也煽起了東北的先進青年，他在這時起，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禮，和政治上的教育了。

『九一八』事變前一年，故鄉已不能使他再立足了，於是他不得不跑到北平去求學。這時，他從多方面的探討中，在理論上認識了馬列主義的思想，並認識它是中國應趨向的理想目標，認識到祇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得到勝利，於是他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便成了共產黨員。

那時他雖然在大學讀書，但他經常出現於北平西郊的農民中，或門頭溝的煤礦中，去告訴『煤黑子』和莊稼人，要他們如何知道求得生活的真理，他是非常機智的，這一點在他青年時便顯露出來了。例如，有一次當他坐了公共汽車運送一箱傳單到北平西郊去，路過西直門時，曾被偵緝員攔住，然而他却毫不慌張泰然自若的應付着。

『這箱子是誰的？』『我的』，他沉靜地答。『裏面是什麼？』『大概是些信紙書籍——箱子是我朋友的』『打開看看？』『不行，鑰匙在我朋友那兒。』『一定要打開看一看。』偵緝員很強硬地說。『一定要打開看，那你就用刀子挑開看，有違禁品，我就打官司，沒有你就得賠我這皮箱。』『啊！

還看不了呢。」『你可不是看不了怎的！』兆麟同志聲色俱勵起來。

由於簡單的幾句話，說得那偵緝員沒有敢檢查，這千鈞一髮的危機便平安過去了。

『九一八』的事變時他正流亡在北平，他深深地感到現在是拿起武器的時期到了。於是他就加入了北平的抗日救國會，不久就被派到了遼西抗日義勇軍耿繼周的部隊裡去。他們一行共有六個學生，路過趙大忠部山林隊時他們就被當人票看押起來（當人質），同伴們都消沈頹傷起來了，可是他反而大聲地吵嚷起來，事被耿繼周得知而調他們去訊問時，他便侃侃陳述來意，耿很爲感動，遂把他們放了，並收留在一起進行抗日工作。

他在遼西耿部裡曾於新民一帶，作過多次英勇戰鬥，耿部失敗後，他返回了北平。

次年，他又被派到遼西李春濤部抗日義勇軍去，不久李部又遭到失敗，他便到了瀋陽。中共奉天特委派他到本溪湖煤礦去團結煤礦工人抗日救國。他雖然在幼年當過『半拉子』，總是沒有幹過苦工的人，但是，他毅然決然毫不猶豫到了本溪湖，舞動了丁字鎬揮起了大鐵鍬苦幹起來。他下過煤洞，他的臉也會烏黑得像煤黑子一樣，祇有眼珠發亮。他受過日本監工的氣，挨過工頭的打，也會吃過窩面的窩頭。

八個月的煤礦工人生活，使他經歷了整個中國煤礦工人，悲慘的暗無天日苦痛。但並沒有銷磨了他的意志，還更加鼓舞了他，在這個短時期的埋頭苦幹中，他組織了約近三四百人的煤礦工人抗日救國

會，發動了反罰燈的鬥爭，反對『把頭』剋扣工資的鬥爭，也曾有過熾毀日寇在南滿生產力的企圖，但因爲爆炸未成，他不得不離開了本溪湖。

他回到瀋陽是一九三三年春，在瀋陽參加了中共奉天特委的軍事委員會，努力於奉天城內的偽軍工作，對象首先便是靖安軍。不久，奉天特委被敵人破壞，他幾乎被捕。但他幸而脫險逃到了哈爾濱。

我就在哈爾濱認識了他。那時他還是個青年，他的英俊和誠懇，在我腦裡立時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從此以後，他就在北滿各地進行抗日救國會的工作。他到過海倫，巴彥各地，洒遍了抗日救國思想的種子。他的談吐很能動人，能吸引人們去傾聽，並且他的言論立即會使人欽佩和信服。所以他的號召，就成了發動人民起來抗日救國的號令。在哈爾濱。他也曾經在游擊警察隊裡，組織起來抗日救國的秘密組織。

一九三四年後，他被派到抗聯三軍去做政治工作，他雖然是政治工作人員，但是他也是軍事幹部，常和趙尚志將軍一起作戰。有時趙尚志和抗聯的主力失去聯絡，他就親身率領着部隊與敵人血鬥，或者從容地退到安全的地方。他善於找敵人的弱點去襲擊敵人，使敵人受到奇重的損失。假如他率領着隊伍退却時，那末敵人就莫想追上他，因爲他的計劃和行動是相當的周密的。

他曾經率領着抗聯三軍到過滿家店，接近過哈爾濱的近郊，使哈爾濱的敵人感到萬分的恐慌。也

會率領着隊伍，深入到榆樹的大嶺一帶，開展過平原游擊戰。他在延壽縣的腰嶺一戰，曾經擊斃有名的延壽日寇指導官澤立，會擊潰偽軍的第三八團，使團長馬某把大煙鎗都拋掉了，僅以身脫。

他在軍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聰明頭腦，會使當時的抗日義勇軍，山林隊等敬服，而和抗聯三軍結成了統一戰線，團結起來反抗日寇。哈東的人民沒有不知道偉大的抗日領導着張主任的。無怪當「八一五」東北被解放後不久，他回到哈東一帶時，各地的人民都列隊歡迎他，甚至於有跑來抱頭痛哭的。他們都認爲張主任的這次的再出現於他們的面前，是安慰了他們很久的懷念，並感到他底確是他們的有血肉聯系的領袖，

抗聯三軍在深入松花江下游時，壽鶴同志到了下江。當時湯原抗日游擊隊正處於非常困難的狀態中。日本人在湯旺河溝裡，成立極大的採木公司，採伐小興安嶺的森林，在小興安嶺山脈，利用砲手獵人組織了森林警察隊，以出名的砲手于四砲爲隊長，使一切抗日部隊不敢進入小興安嶺一步。湯原抗日游擊隊當時是非常弱的一支游擊隊，不得不躊躇於小興安嶺的山邊。同時，日寇又利用當地的走狗警察隊廉方平四外出襲，一般說來，打日寇是容易些，但是和這類的地頭蛇（警察隊）作戰却困難得多，

當壽鶴同志到達松江下游後，看到湯原抗日游擊隊的這樣情形，立即率領一支戰鬥力很弱的小部隊（當時他們的主力已遠離該地區）以輕騎快速戰，深入湯旺河四百公里，給森林警察隊以奇襲，全部

將他們都解決了。獲得了日寇們積備的大批糧食，小興安嶺遂成爲松江下游抗日游擊運動高潮中，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他旋又以閃電的快速，返回山邊給與廉方平以嚴重打擊，使湯原形勢爲之一變。他曾經擔任過抗聯總部政治學校的教務主任，在湯旺河溝裡，領導着學員們學習爬山渡河描準射擊，實際學習戰術。也上過政治課，提高他們的抗日救國的意志，和政治上的覺悟，這對於抗聯的戰鬥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又會率領抗聯在木蘭，通河，依蘭，富錦，蘿北各地活動過，也會經在綏濱有一些戰役，簡直是使人們可以驚駭萬分的。例如，在富錦的平川地帶，他離開了自己所率領的部隊，而到四軍的某部隊去解決某種工作問題。當他帶領一名傳令兵在歸途中，遠遠看見日寇宇佐美騎兵旅襲來，他立即回馬返回四軍，可是那時的四軍正在退走中，敵人的騎兵個個都是人強馬壯，黑色的馬隊，像一字波浪般地捲來，亂舞着戰刀，殺聲震天，壽靈以客人的資格，指揮部隊且戰且走，隨時相機反擊以阻礙敵人的前進。當時如果不這樣，全部隊便都有可能覆滅危險，我軍馬隊行列的總長竟達四十里之遙，最後終于將部隊脫出了敵人的長追。

當然，此次戰役曾有無數無名的英雄，光榮地犧牲了，然而終于保存了整個的部隊。

這一役，壽靈是血染征袍，征衣上也被子彈穿了好幾個窟窿，那名跟着的傳令兵士也光榮地犧牲了，只剩他一個歸回了自己的部隊——抗聯三軍。

在綏濱一帶沼澤地帶的活動，更是極端困難。爲了躲避敵人的優勢兵力，他們不得不涉過四五里永深沒膝的沼澤，有時他們又不得不全身潛入在水裡，祇將頭部露出水面。

壽鏡在綏濱沼澤地帶吟成露營歌中寫着，

『鐵嶺絕岩，林木叢生，

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

圍火齊圍結，普照滿天紅，

同志們！銳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來啊！果敢衝鋒！

逐日寇，復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湧。』

一九三八年敵寇殘酷『肅正』松花江下游，抗聯三路軍成立後，便決定將主力轉移到小興安嶺的西麓，衝擊西荒，開闢龍江廣原和嫩江流域的反日游擊區。這個指揮的責任便落到壽鏡的身上了。他指揮着三路軍主力之一部，到達小興安嶺的南麓。但是正值隆冬白雪紛飛，松江下游的氣候是那樣，一下雪便沒膝，朔風透骨寒。戰士們由於敵人的燒殺和封鎖，極少棉衣，更無給養，敵人又尾追甚急，情況非常困難。但是偉大的任務是必須要完成的。祇有能完成這偉大的任務，才能挽救自己的部隊，才能保全抗日的實力。這種萬分困難危急的客觀條件下，他動員了湯原抗日游擊區的同胞，捐助了

已用以過冬的破爛棉被，才進入了小興安嶺。

戰士們披着破棉被，或者以樹皮爲線，用棉被改爲棉衣，殺食他們那形影不離的征馬，穿越了小興安嶺。不顧凍餓，力竭而死的無名烈士，死亡載道。他們沉重的脚步，是踏破了寂靜的小興安嶺，幾許的犧牲，多少的努力終於達到了目的地，而保存自己的實力。

他們突破重圍後，三路軍便部署於小興安嶺西部沿山一帶，在他的指揮之下，展開了龍江廣原的平原游擊戰，而堅持到『八一五』東北解放以前的堅苦鬪爭。

在這個時期他——壽籃，曾數度親自指揮部隊，在嫩江，訥河一帶平川地帶活動，在諾門汗日蒙戰爭時，他領導着隊伍在敵後，英勇地活動，曾經牽制了敵偽軍數個旅的兵力，破壞和擾亂了敵人的後方。

他曾經經過五十多天的餓，這是在一九四〇年春秋之間的事。當時訥莫爾河水一次又一次的泛濫，使他們無法渡河。有時能渡河，又因爲沿山都是日寇們的武裝開拓團，加以他身邊的兵力太弱，無法衝破這嚴密的封鎖線。所以他們在這許多天中，幾乎祇是吃些野草和薔薇渡日。當秋風起後，他們煮着霜後枯草或採些榛子充飢。至於山裡打獵，說來也真可笑，就是越到挨餓時候，野獸也顯得越稀少，好像故意和人作對似的，但是他們有個堅決的意志，是『寧願餓死首陽山』也決不忍辱投敵，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那偉大匡復祖國河山的崇高任務所促使的，這是使我們決不可漠視而值得我們欽

懶的。

直到如今，他和他的戰友們，都還有着因挨餓而生成的胃病。但他，却有一些幸運的事。他雖在多年的抗日游擊戰爭中，他的征衣，背囊，雖然數次被子彈穿透，但是他並沒有一次負傷，所以抗聯同志都稱他爲『福將』。日寇們曾經以數十萬的懸賞，來購他的頭顱，然而他的頭仍然還是健在，還是要繼續運用着爲祖國服務。反過來失敗的倒是侵略者的日寇們，倒是那些漢奸國賊們。是的，張壽麟將軍，民族英雄李兆麟，這樣地稱呼他不爲太過罷！他底確是了不起的人材。

東北抗聯中領導者之一于天放

有一個朋友從北安來到哈爾濱，見着我就說：「你們抗聯的于天放，在江省太有名了，差不多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不知道于天放的。因爲不久以前于天放到了海倫召集了一次民衆會議，遠近的男女老幼都爭先恐後來看于天放。因爲于天放，開完了會很快就回北安去了，來遲了的沒有能見着于天放都感到非常惋惜呢！」。

是的，于天放在江省的確是極有名望，無人不知的民族英雄。他之所以如此出名，不僅是由於「八一五」事變不久前，他在北安獄中逃亡，日寇在江省各處雷厲風行通緝他，幾十萬元懸賞要他的頭顱；還是因爲他是江省出色的知識份子，堅苦卓絕奮鬥的民族英雄。

于天放的本名是于九公，他是黑龍江省綏化縣某村人，我之認識于天放還是在一九二八年，當時他在北平清華大學讀書，我是他的同學，不過他比我低兩級，他是入經濟系的，而我是專修數學物理的。雖然學的科目不同，可是我們很快却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是沈默寡語，表面上是很冷靜，但是他的內心是非常熱烈的，有理智的青年。一九二九年他就加入了我們清華大學共產黨的秘密支部，而成爲堅強奮鬥的共產黨員，他確信共產主義，他從理論上認識共產主義是中國將來應達到的最終的目標。九一八事變，故鄉的淪喪，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他燃燒起了愛故鄉的熾烈的情感。雖然他在清華大

學還有半年就要畢業，但是故鄉的悲慘狀況，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他決意拋棄了學業，回到故鄉，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家鄉。

在一九三一年冬，他從江省和在清華大學的同學張甲洲（張平洋）一起回到三江省，到了巴彥縣創立了巴彥反日游擊隊。當時巴彥反日游擊隊是集中了江省大批的，抗日救國先進的知識份子，如趙尚志、夏尚志（現洮南人民自衛軍軍分區司令員）等等，都曾經參加了巴彥反日游擊隊。但是當時他們因爲沒有游擊戰的經驗，在東興一役被敵所擊潰，而巴彥反日游擊隊也瓦解了。

于天放在以後被中共滿洲省委委派到齊齊哈爾進行地下工作。于天放回到齊齊哈爾後，不但成爲齊齊哈爾之著名教授，而且他於秘密中成爲當地青年的抗日領袖，在學生及知識份子中組織了抗日救國會及中共支部，動員了他們到反日游擊隊去，到海倫反日游擊隊去。

但是一九三四年，哈爾濱中共組織及抗日救國會遭受敵人破壞，接着就是全滿洲大檢舉。于天放於是不能在齊齊哈爾繼續容身，便逃亡到富錦，而將于九公的名字改爲于天放，曾任富錦縣立中學校長（張平洋當時任富錦教育局長），于天放在富錦，很快使該縣的學生就都成了抗國的革命份子。

在一九三七年，松花江下游反日游擊運動的浪潮洶湧高漲，這個浪潮也波及富錦縣。于天放和張甲洲就毅然脫離了他們的教師生涯，拋棄了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兒女，跑到抗聯十一軍。張于的出亡，會使敵人大爲震動，立即派遣大批軍隊追擊嚴厲通緝懸賞，但是已經太晚了。

張，于到抗聯十一軍後，不久，富有魄力和演說天才的，江省知識份子的領袖張平洋同志就光榮戰死。抗聯十一軍，原本是抗日義勇軍祁致中部所改編，其政治覺悟甚低，于天放同志在抗聯十一軍中，刻苦的做政治工作。結果使十一軍變為先進的，有良好的紀律，作戰英勇的部隊，成為抗聯裏一支勁旅。該部隊在祁致中同志光榮戰死後，在李景蔭同志和于天放同志率領之下，在富錦綏濱一帶澤沼地帶，及完達山系的七星砬子山岳地帶，曾作過了許多英勇的戰鬥。

一九三八年，敵寇在三江省瘋狂進行「肅正」工作，抗聯十一軍奉令穿越小興安嶺向深山森林遠征到西荒。歷盡了千辛萬苦，李于二同志始完成了這一奇艱的任務。

抗聯三路軍編成後，于天放任第六支隊政治委員。他率領着部隊於每年的青紗帳起時，深入到龍江廣坦，開展平原游擊戰爭。他們是經常活動於海倫、北安、綏化、拜泉、青岡、蘭西各縣。不辭風霜，不怕鎗林彈雨，始終堅持着這個爲解放東北人民的偉大鬥爭。于天放同志，他在游擊時，時常召集羣衆會議，告訴江省人民以抗日救國的大道理，動員他們起來參加游擊隊，擁護游擊隊。他並且領導游擊隊作了許多次的英勇戰鬥。在冬季時，他在深雪中，篝火旁，教育着游擊隊員，教他們識字教他們唱歌，教他們要如何當一個忠勇爲祖國奮鬥的游擊隊員，以培養游擊隊中的軍政幹部。

于天放的家是綏化的某處鄉村，他非常愛他的家庭，愛他的父母兒女，然而他覺得愛他的故鄉與愛他的祖國比起來，後者是更加重要他。雖然在故鄉游擊了七年多，他沒有回過一次家，沒有一次去見

過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兒女。

一九四五年，就是去年，他在戰鬥中被敵寇俘虜，日寇如獲至寶一般把他送到北安日本特務機關，囚在監獄中。在監獄中的苦刑，是不堪形容的，然而天放同志矢志忠貞於自己的黨和自己的祖國。毫不屈服，始終表現出共產黨人的本色。

還是在「八一五」事變一個月以前，宣告死刑的判決書已經由長春送到北安，幾天後就要執行，天放同志正和一個地下工作的趙同志同囚一室。英雄們常常在絕望中來找到出路，天放乘看守的日人之不備而將他扼死，在扼死日人看守時，天放同志的手指被咬傷，直到現在他的雙手上有幾個手指是殘廢了的。

趙同志和于天放從監獄逃出來時，沒有能逃在一起。于天放爲了要找趙，不得不在北安附近逗留，敵人自他們逃亡後，就大事通緝，歷貫搜索。調動了北安全城的人民來搜索城附近的田園，但于天放有游擊運動的經驗，他匍匐在麥地裡，敵人搜索的是高莊地和包米地，結果是沒有搜索着他。第二天他與敵人相遇於途中，他隱身匍匐於途旁叢草中，而敵人到道旁樹林中去搜索，結果又未搜索着他。第三天他被北安城郊的自衛團捕護，自衛團的團員都知道他，是敵人整日整夜搜捕的民族英雄于天放，大家都擁護他，寧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他，於是相約在神前宣誓，大家決不吐露消息。于天放同時聽到了趙同志被日寇搜回處死消息後，才遠離北安遁逸。

于天放愛故鄉，愛祖國，愛人民是比愛自己更加厲害，他自『八一五』東北被解放後，在黑龍江省人民擁戴之下，將抗聯舊部改編擴大爲黑龍江省人民自衛軍，于天放在擔任着黑龍江省人民自衛軍副司令員，並率領人民自衛軍進行剿匪，安定民生。

于天放的堅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值得東北青年模仿的。

背陰河車站的殺人工廠

八二

日寇佔了北滿以後，就趕着修築拉濱鐵路。背陰車站在拉濱線上離哈爾濱不遠，東南方的一個小火車站。

這是在一九三三年，日寇在背陰河車站附近，修築了一座建築物，周圍陰森森的矗立着圍牆，圍牆頂上外側遍架電網。兩扇黑色的大門，白天經常是緊緊閉着。圍牆四角是石砌的堡壘。日本崗兵立在門傍，槍上的刺刀閃爍着冷光，圍牆內高聳着烟突，成日成夜冒出黑煙突，煙裏帶來了使人恐怖，駭怕的死人氣息。

每到夜間，背陰河車站上，火車汽笛嗚咽叫喊之後，接着便可以隱約地聽到人們的喧吵，喊叫，哀號哭聲。

有時也來往汽車隊，汽車都用棚掩蓋着，人們誰也不知道汽車上裝的是什麼？但是一到白天，兩扇黑色的大門永遠是緊緊關閉着。

遠處的村落中的人們，對這個神秘的建築物，散佈着各種可怕的傳說，有的說是監獄，有的說是工廠。好奇的王老二曾經下了決心，晚間偷看一下，但是去了就再沒有回來。第二天人們在背陰河車站附近，發現了王老二的被子彈穿透胸膛的屍體，從此以後，誰也不敢再去冒險。

黑夜裡漂來人們的哀號聲，擾亂了人們睡覺，老年人歎息起來，老太太也起來燒香求佛，女人們嗚咽地淚泣，小孩們做着惡夢。

這是在一九三四年秋，正是雨季，趙尚志率領着抗日聯軍第三軍的一部份部隊，計劃突破五常，榆樹一帶的平原，開展平原游擊戰爭，隊伍營宿在乾牛河北岸二道河子宋二先生家一帶。

陰霾的天氣，不時下着傾盆的大雨，道路是非常泥濘，乾牛河水位一天比一天增高，接着氾濫起來，南沿河水出了漕，汪洋一片。

乾牛河南宋五闖王和吳保董的大排的槍聲時常響着，乾牛河半天是渡不過去的，隊伍不得不停駐在原處。背陰河圍牆的消息，傳遍了民間，傳到了部隊。趙尚志一再派人去偵察，偵察員的回報，終是得不到圍牆內的情況，所知道的只是敵人戒備狼嚴，附近敵人不少。

這是在八月中秋後的第三天，老年的農民送來了十二個人，他們走不遠就歇一歇，陸陸續續走來。他們共同的特徵是頭髮很長蓬亂，面色發青和慘白，沒有一點血色，骨瘦如柴，衣服已經破爛得一絲一絲的，並且混身是泥，說是背陰河監獄裡逃出來的犯人。趙尚志和我們立即就接見了他們，他們一見到我們就悲慘的哭，失聲的哭！在他們慘白的面上，落滿了淚珠！

「現在我們看見了我們中國人的隊伍，我們活命了」說得我也洒了幾點同情的眼淚。接着往下就述他們說的經過。

「我們都是老百姓，有的是被日寇當罪犯逮捕來的，有的是被日寇「圍街」圍來的，九一八事變後日寇經常在各處城鎮街道，把人們趕到一個院子內檢查，稍有不明的人，即被逮捕監禁，我們都是無辜的良民，日寇逮捕了我們後，就不分青紅皂白的把我們毒打，我們都曾經受過各種各樣毒辣的刑罰，如皮鞭，辣椒水，過電，槓子，大架……我們都會受過，要屈打成招，當然有的是挺刑不過招了的，有的根本就沒有招供的，都把我们押在哈爾濱監獄裏。

大約在半月以前，有一天晚間，日本人，只有日本人，一個走狗也沒有，把我們一百多人從監獄中提了出來，送到香坊的火車站上，裝在瓦罐裡送到了背陰河，從此我們就進了這個殺人的工廠，成了這工廠要吞噬的原料。

在這個工廠裡，那時候有五六百人，在半個月內從各地陸續送來「原料」增多到一千多人。在這個工廠中生活到不壞，比起哈爾濱監獄裡每天吃拳頭大的高糧米飯坨要好些，日本人每天給我們吃大米，白麵，還有肉，甚至有時還有酒喝。

祇是每天要從我們身上抽一管血。」

「每天穿着白色衣裳的日本醫生，來時就是來抽血」另外一個人搶着說了一句。

旁邊聽着的戰士都瞪起眼睛聽着，血，東北人民所流血的血是染紅了塞外原野的芳草，松花江中的流水，白山黑水已經變成了血山水。對於日寇法西斯軍閥，是只有血債用血來還！

『誰能够吃得下去大米白麵？誰能够吃得下去肉喝得下去酒？工廠中是充滿着悲慘，暗淡，凄切和絕望』。

血是每天都得抽，有時人們實在受不了，也停止幾天，接着再抽。抽到實在支持不下去時，就把他從監房中拖到院子裏，然後在凄慘的叫聲中，用斧子把他頭殼打破。作工廠中的「原料」，誰也說不過這一斧子。以後經過了醫生的解剖與煉，把殘餘的骨肉送到爐裏煉了，那高聳的煙突中就冒着死人的氣息！

『我們是怎樣逃出來的呢？』繼續說着：

我們一共四十多個人，住在一個狹長形的監房中，中間有鐵柵。日本人常來在鐵柵外送飯，我們眼看着自己悲慘之前途，我們覺得不能就這樣死了。人生終是一個死，我們無論怎樣也得掙扎。我們在李××王子陽領導之下，決意要反抗，決意要逃。不逃也是死，逃不出去也是死，都是一樣的死，但是逃終是有一些光明的生路。

這是八月中秋節，晚上送飯的日本人，給我們送來了些吃物和酒。我們大家都吃了些東西又少少喝了些酒，李和王把手伸出鐵柵外，用酒瓶當頭把送飯的日本人打死了，從他的身上拿出了鑰匙，打開了鐵柵門，我們一共逃出來二十多個人，另外還有十來個人，因為他們比我們早來些日子，抽血抽得時間多些，已經躺在坑上不能起來。沒有能逃出來。我們落淚，我們安慰他們，我們和他接了最後的

吻，終於和他們死別了。當我們逃出監房到院子裡，微雨濛濛，寂然無聲，日本人大概都在過他們的團圓的仲秋節吧！

當我們到達圍牆時，圍牆是那樣高，爬不上去，於是我們不得不一個架着一個上去，我們真運氣，那夜電網沒有電，李是最後一個，最後一個沒有人架。我們在圍牆上想盡各種辦法，竭盡各種力量也是枉然。我們在圍牆上聽到了院內人聲噪雜，李最後說道：『你們逃吧！你們逃吧！如果你們活命，如果有一天光復了，不要忘記了我就行！』

院內的人更噪雜，沸騰起來，我們哭了，我們哭着逃了，李終究沒有出來！

當我們鑽出圍牆外的鐵絲網，逃出不到一百米，院內淒慘的槍聲就響了一下，不久就如鞭炮一樣響起來。

我們二十多人逃出來了，可是逃散了。雨是不住的下着，我們是十六個人逃在一起，我們往前逃着，往前逃着，往何方去？我們不知道要逃往何方？我們只是往前逃着，逃着逃着！我們不敢進屯子，見到人就避到包米地高粱地去，其中四個人，本來身體已經虛弱到極點，逃出來後，大雨淋漓不絕，都凍死在途中，祇有我們十二個人，遇到這位慈心的老爺子，他告訴我們，趙司令的抗日軍在牯牛河北，你仍祇有逃到趙司令那兒去，他們會收容你們，他們會把你們看作自己的同胞一樣，他們是中國的軍隊，到他們那兒去，你們就可以活命。同時這位老爺子還告訴說：我們其餘的十多個人被宋五闖

王吳保董抓住了，又送給背陰河的日本子了。

他們說完了後，他們都哭了，傍邊聽着的老頭子在歎息着，老太太在祈謝蒼天，小孩子們提瞪着大眼睛。戰士們都流着眼淚，切着牙齒！

大雨還是滂沱，沒有停止，牝牛河水仍是不斷的增長，隊伍終於沒有能渡過牝牛河。

從出了這次越獄事件後，背陰河的殺人工廠就毀壞了，不知道那兒去了。

我們把他們十二個人送到反日根據地，養了兩個多月，才恢復了他的健康，後來他們加入了隊伍，他們在隊內作戰都是不要命的勇敢。經過二年光景，他們都光榮的戰死了。其中王子陽同志曾經擔任過抗聯三軍的一個師長，是一九三七年，在木蘭光榮戰死了的。

東北抗聯十四年苦鬥簡史之後記

(鍾子雲)

八八

踏着抗聯烈士的血跡前進

十四年的長期歲月，是不容易熬過來的。東北人民固然是嘗盡了酸辛苦辣的各種滋味，而他們的解放者（東北抗日聯軍）的將士們所遭遇的苦痛，很難盡述。他們在這十四年的奮鬥過程中，孤懸東北，毫無支援，不僅受到了敵人軍事上的進攻，而最殘苦的是敵人在政治上的壓迫，實施經濟封鎖，勵行所謂民「匪」分離歸屯政策。因此，在南滿，東滿，及北滿各地組織了大量集團部落，使我軍無法與人民聯絡，而完全陷於苦境。此外，就是他們特務的奸內政策，破壞部隊內部之團結，以達到消滅我軍之目的。這一切陰謀毒辣的政策，在每個時期中，基本上都被我們所粉碎了。這是因為我們有共產黨的正確的政策，堅強的領導，和我們全體將士，同志不屈的革命的毅力。但這也付了無數的代價，使抗聯將士們的鮮血濺遍了嫩江，黑龍江松花江，和牡丹的洪流裏。枯骨遺骸滿佈了長白山，摩天嶺，興安嶺的峯巒，和黑龍江松花江兩岸的平原上。楊靖宇，李紅光，曹國安等犧牲於蒙江，臨江，博甸，盤石一帶。童長榮，王德泰，魏極民，周振東，曹亞範，侯國志，史忠恒等，犧牲在間島各地。陳翰章，李光林等犧牲於寧安，趙尙志，張蘭生，許亨植，馮志剛等大部犧牲於松花江，及黑龍江沿岸一帶。李延平，王光裕，血流在舒蘭，夏雲傑在湯原陣亡，李葆滿戰死在虎林，這就是他們每個

部隊犧牲的主要代表者。雖然這些民族英雄，先後犧牲了，但他們的後繼者並未動搖，一直繼承了他們這種偉大而光榮的民族解放事業而奮鬥。到了抗戰勝利的今日，這就是對這些死難英雄的一點安慰。在十四年的苦鬥中，不僅手執武器的將士們，把他們的鮮血洒遍了民族革命戰場，而許多手無寸鐵的廣大民衆，因幫助和同情抗日部隊，而被敵殘殺的數目尚不止千百倍於武裝抗日將士。其中包含着男女老少，士農工商，窮富貴賤，所有東北各界的同胞。高麗人民在爲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事業上，也流盡了他們的最後一滴血。李紅光，李光林，朴其松等人就是他們光榮的代表者。他們在犧牲過程中，所表現的英勇，果敢，慷慨，激昂之精神，是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的。李光林同志在寧安二道河子戰鬥被十倍於他們的敵人包圍，苦戰兩晝夜，最後彈盡藥絕，無法突圍，全軍將士皆高呼革命之口號，而完全就義。這就是高麗民族之光，也是中韓民族團結之範例。

這些民族解放的戰士，在這十四年苦鬥中，除將他們的鮮血洒遍了各個戰場之外，犧牲在敵人的監獄與刑場上的，尚有無數的無名英雄。他們不僅未能屈服於嚴刑拷打之淫威。也未會中過敵人的金錢美女收買利誘之毒計，徐澤民，與×××同志等在獄中犧牲的事實，就是其中之一例。

由於敵人之經濟封鎖和燒殺搶掠，致使絕大部份之游擊區內房屋變成灰燼，糧米也被搶盡，軍民整年整月食居無着。在夏天棲居在潮濕的草地上，忍受着雨淋日晒蚊虫咬噬，在冬天大雪之後，盡夜坐臥於深雪之中，北風凜凜寒氣刺骨，雖有木柴引火，因衣服破爛也無法取暖。一火烤胸前暖，風吹背

後寒」這就是當時的實際境況。有些部隊與抗日的民衆，每年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無斤米粒鹽。雖未真正茹毛飲血，但樹皮野菜是經常充飢之物。故此每年因凍餓而死及殘廢者，不下於戰場上傷亡之數。其處境之慘，生活之苦，即是身臨其境者，也無法描述。

今日抗聯已經勝利，我們的敵人業已屈服，聊可慰死者英靈於地下。但死者的遺族無人撫恤，殘廢者無人過問。土匪遍地，民主尚未實施。漢奸特務不僅逍遙法外。而且到處鑽營，又成爲壓迫人民的爪牙。這使死者不能瞑目，生者不勝憤慨。故生者仍矢志不移的向前奮鬥，以求最後完成東北人民解放之事業。

爲此目的，自八一五事變之後，我抗聯之各個將領率其部下分佈於東滿北滿各地，收繳日寇僞軍武裝，整理與擴大其所有之部隊，改編爲東北人民自衛軍和各縣保安隊。以便進行清剿土匪，消滅敵僞殘餘，恢復社會秩序，安定民生，推行地方自治，徹底實施民主政治，使漢奸特務，殘餘絕跡，使廣大的人民得以抬頭，而渡其十四年來所渴望的安樂生活。故此周保中將軍率姜信太，王學明等分駐在吉林及間島一帶。張壽篪（李兆麟）將軍率王明貴，于天放，分駐於松花江，嫩江及黑龍江等地。李延祿將軍和李荊樸將軍分駐於合江，牡丹江等地，繼抗聯烈士未竟之事業而向前奮鬥。

兩月以來各地人民自衛軍（抗日聯軍）剿匪之成績昭著，民生逐漸安定。現還正在到處奔波，以期於最短期間把土匪肅清，使奸特絕跡。這個任務在全軍努力之下一定可以完成。因此國府對於這多年

抗日有功的部隊應改編爲國軍和地方保安隊，發給薪餉彈藥，使其成爲國家一支強有力的新軍，以便永遠使其爲國家爲人民服務，而完成新東北建設之使命。同時對死者家屬及宿疾殘廢的將士予以撫恤救濟，使死者得以安息，生者不致漂泊流離，這是我敢代表東北抗日聯軍戰士向國府請命的。

D 38
5156

第

五
一
安

4-10

著者 馮 仲 雲
編者 青年出版社

道裡新城東五道街

2.00